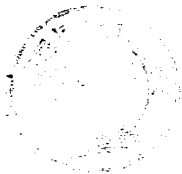


27

1875
I 565.44

産道

桑泊莫



0233820

1冊
I565.44
M178-3

遺

產

文學研究會叢書

莫泊桑
取濟之譯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記

1930

天津市
第五立
館書

0233820

雖然還不到十點鐘，可是那些官員們已經川流不息地走進海軍部的大門裏來，匆匆忙忙從巴黎各處湊在一起，因為新年快到，是部員們得獎並且特別勤勞的時候了。匆遽的腳聲充滿在亂似迷宮的巨屋裏，屋裏一條看不見盡頭的廊子，帶着無數通到各科裏的門。

每人走到自己科裏去，和先來的同事握手，脫去小褂，穿上做事的舊衣裳，便坐在棹傍；一大堆的公事正在棹上等着他。以後就到別科裏去打聽新聞。先打聽的是科長已經來了沒有，他的心緒如何，今天的郵件多不多。

總收文員采扎里，卡塞洽，是前海軍步戰隊的下尉，服務到領班收文員的地位，正在一本巨簿上登記剛由郵差送到的信件。對面坐着一個發文員，薩馮老丈，傻頭傻腦的老人，全部裏都知道他夫婦間不睦的情事；他斜偻着身體，歪着眼睛，帶着膽怯書記的一種呆態，正在那裏慢吞吞地

抄寫一個電報。

卡塞冷身材極高，頭髮是灰色而短的，剃着平頭，一面機械似的辦着每天的公事，一面說道：『從圖龍送來三十二封信。這個軍港送來的竟跟其餘四個軍港的信合在一起的差不多。』

以後他就對那個老人發一句每天早晨必發的問題：『唔，薩馮老丈，尊夫人的健康如何？』他並不中止工作，逕自回答道：『卡塞冷，你很清楚這樣的問題對於我太難堪啊。』

收文員哈哈大笑起來，正和每天早晨他取得了同樣不變的回答所笑的一般。門開了，瑪慈走將進來。他頭髮微黑，極美麗，衣裳穿得非常講究；從外貌和態度上看起來，他覺得自己比所處的地位還高。他戴着一隻巨大的鑽戒，粗鍊兒，還戴着單眼鏡——不過爲着漂亮的緣故，因爲做事情的時候還要把眼鏡除下來；他又時常搖動着手，以便顯出自己用美麗的袖扣裝飾着的硬袖來。

『今天公事多麼？』——他站在門傍問起來。

『總是圖龍在那裏使勁。一下子就看出來，新年快到了；所以他們使起勁來了。』——卡塞冷

回答。

在這個當兒別一位部員走進來了。他名叫畢托萊，愛鬧玩笑，說話很尖刁。他笑着問道：「難道我們還不使勁麼？」便看着錶兒，續說道：「十點鐘還缺七分，大家已經都到齊了。瑪慈，你說好不好？我可以打賭：我們那位好名譽的先生萊扎勃立九點鐘已經來了，和我們的大科長同時來。」收文員停住書寫，把鋼筆放在耳後，便倚靠在棹上，說道：「唔，真個的，要是他命運不好，要是他達不到自己的目的，那便決不是勤勞缺少的緣故了。」

「達得到的，卡塞冷老丈，達得到的，你相信罷。」——畢托萊坐在棹邊上面，搖着腿，這樣回答着，——「願意打賭麼？我下二十個佛郎的賭，十年之中他就要做科長了。」

「唔，至於說到我呢，我寧可一世賺兩千四百塊錢，不願意把自己累得像他似的。」——瑪慈一面說，一面在火傍烘暖着腿。轉着煙捲。

畢托萊點着腳跟，轉過身來，用嘲笑的聲音說道：「但是做什麼今天十二月二十號你也在十點鐘以前來到這裏呢？」

瑪慈聳了聳肩，帶着冷淡的樣子說道：「真是！我自然也不願意大家越在我頭前。你要是天沒亮到這兒來，我也可以照辦，自然對於你這樣的勤勞未免覺得可憐罷了。可是要像萊扎勃那種辦法，叫科長做『尊敬的長官』，六點鐘總離部，還把公事拿回家去辦，到這種分兒上雖得遠遠呢。並且我是在場面上應酬的人，我還有別樣的責任呢。」

卡塞治停着登簿，坐在那裏冥想，眼時往前瞭着。隨後他問道：「你以為他今年又得升職麼？」

「我相信可以得到。」——畢托萊喊着。——「一切的機會就爲着這個。爲什麼他要這樣努力呢？」

於是他們開始討論那關於升職和獎賞的老問題——這個問題已經使那巨大的，官僚的蜂巢，從下層直到屋頂，足足騷擾了一個月了。

他們秤量着每人的機會，計算着獎金的數目，比較着薪俸，預先不滿意將來的不公平。他們恢復着天天不變的，沒有完的辯論，引用老是一樣的設想，老是一樣的證據，還說出老是一樣的話來。

一個新官員走進來；他身材小，面色白，露着病容，名叫蒲阿塞里；他的生活彷彿阿歷山大，伴馬的小說裏底英雄一般。一切事情在他的眼睛裏可以取得一種非常事件的性質，每天早晨他總要對自己的同事舉托萊講述頭天晚上的異遇，和在他所住的屋裏所發生底理想上的戲劇，還講他怎樣聽見街上的喊聲，遂使他在晚上三點二十分鐘的時候還開出窗來看望。他每天總要解開打架的人們，止住馬，救婦女的危險；氣力又軟弱，形貌又可憐的他不住地用沈重而自信的聲音傳述自己所做，可以顯出自己的大力來的功績。

他一曉得在部裏譚論萊扎勃立，便宣言道：『我還要揭他的皮呢，這個小東西——他祇要敢越過我，我就同他要一耍，讓他失掉再做這件事情的願望！』

『你要是今天還實行威嚇他一下，就算你做得好，』——瑪慈訕笑地說，還不住的在那裏抽煙，——『我確實知道今年你還留着原職，萊扎勃立要搶在前頭呢。』

蒲阿塞里舉起手來：

『我對你發咒，如果……』

門兒開了，一個低身材的少年人，帶着擔心的態度，匆匆忙忙走將進來，他的鬚和海軍軍官或律師所留的一般樣兒，他帶着柱直的高領，說起話來很短捷，彷彿永遠沒有說完應說的話底時聞似的。他匆匆忙忙和大家握手，和沒有時候說閒話的人一般，隨後就走到收文員面前。

「親愛的卡塞冷，請你把沙潘魯供給麻屑的那件案子，（圖龍，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交給我。」那個官員立起身來，把一個硬紙夾從頭上面取下來，從那裏把包着藍條的一束公事找出，授給萊扎勃立，便說道：「萊扎勃立先生，就是那個。你知道科長昨天在這裏取去三件公事麼？」

「是的，在我那裏呢。多謝。」

他剛走開，瑪瑟就說道：「多漂亮呀！可以發咒，他已經是科長了。」

「忍着罷，忍着罷！他總比我們大家先做。」

卡塞冷忽然不寫。彷彿有一種驅除不開的思想正追逐着他。

「他有很好的前程，這個小孩子！」——他說。

「不錯，要是他祇限於在部裏面做事。對於別人這個却還不很够呢。」——瑪瑟用輕蔑的音

詞喃喃地說着。

「你大概預備做公使呢？」——畢托萊插嘴說。

瑪慈做着忍耐不住的手勢。

「事情並不講着我。我自己纔看不起所有這些事情呢。我不過說，科長的位置在上等社會裏看來並不多大重要啊。」

薩馮老丈在這些時候老是繼續做工。但是他現在把鋼筆浸在墨水瓶裏，很謹慎地在溼海綿上面擦着，却寫不成一個字來。墨汁從筆頭上滑下來，掉在紙上，成爲圓墨點了。可憐的人望着自己的工作，又驚疑，又發愁，却不得不從頭寫去，並且近來已經好幾次是這樣的了，以後他用又輕又發愁的聲音說道：「真是，連墨水都假做起來了！」

在場的人大家報他一陣轟笑的聲音。卡塞冷的肚子震動得全棹都抖索起來；瑪慈僵下身子去，彷彿一下子預備爬進火爐裏去似的；蒲阿塞里笑得流出眼淚來了，雖然他對於一切事情看得悲哀比滑稽甚些。

「不必笑啦。每件公事我總要從新抄寫兩三次。」——薩瑪老丈一面說着，一面在自己小掛的邊緣上面擦着鋼筆。

他從紙夾裏抽出一張新紙來，把格子紙放在底下，重又寫起街頭來：「總長同寅先生」……墨

水在這一

次却留住了，鋼筆就很明顯地畫出字母來了。老人又斜側着身體，繼續抄寫下去。

其餘的人不住地哈哈笑着，笑得幾乎嘆起氣來。人家差不多有半年工夫對於這個可憐的人鬧着老

是同樣的玩笑，他却完全不留意出來；原來人家特地在他那擦筆用的溼海綿上面滴上幾點油；

油的筆頭自然留不住墨汁，於是那個發文員竟整點鐘的驚愕着，而且着急着，把筆頭壓和墨水瓶都弄壞了，

總宣言說發到科裏來的文具是一點也沒有用處的。

大家常鬧許多玩笑，折辱薩瑪。往煙葉裏攪進火藥，把諸多污穢東西倒在水瓶裏，他也竟喝下一兩杯去，

還對他說自從自治政府（註一）以來，一大部分人生必需的消耗品為社會黨人所假造，為的是毒死政府，而引起革命。

（註一） Commune 即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成立，同年五月十八日失敗的法國革命政府。

因此他對於無政府黨異常的仇恨；這些黨人他覺得隨處都有，便對於不可預知的陰謀發生一種神秘的恐怖。

廳裏發出一種尖銳的鈴聲。這是大家都熟識的科長託爾施白夫先生狂怒的鈴聲，於是大家都朝着門那面走着，每人都忙着回到自己的股裏去。

卡塞冷重又開始登記，以後仍把筆一扔，手撐着頭，惰想起來。

從好些時候起就有一種思想使他發愁。他是海軍步戰隊裏已退伍的下尉，在色涅格和郭興興地方受了三次傷，所以調進部來，算做特別的恩典；因為在微職上服務太久的緣故受了不少的窮困，沒趣和暴虐；所以他看着官，正式的官，是世上最高尚的一種事情。科長他看來是特別高級的人物，所以他聽見那些官員說到「這個狡猾鬼，他快要升官了」的話，就覺得他們是別一種類的人。

他對於同事萊扎勃立有一種與崇拜相隣的深厚的尊敬心，和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的一種秘密而固執的希望。

她一下子將要有錢，十分有錢，這是全部中大家都知曉的事情；因為他的姊姊卡塞冷小姐擁有百萬家私，據說是因為愛情而得來的，可是為晚年的敬神心洗刷乾淨了。

這些老處女年輕的時候有些崇拜人，一賺得五十萬佛郎，便不幹這種事了，而在十八年間竟因十分的經濟和生活上最節省的法又積了一倍起來。她同早鏗的兄弟和他的女兒郭拉麗早就住在一起。在家用上她僅祇參加不大的分兒，仍舊一小錢，一小錢的積攢着，並且時常對卡塞冷說：『我的財產將來還是你的女兒得去。不過你要趕快讓她出嫁，因為我願意看孫子呢。讓她給我這種抱自己血統的小孩底快樂罷。』

許多官員都知道這件事情，所以對於未婚夫倒並不短少。聽說瑪瑟這個人，美麗的瑪瑟，一科的獅子，還在卡塞冷附近大顯其殷勤呢。但是經歷得很多的下廚希望得一個前程大而且能做長官希望的人作自己的女婿，也可以給自己增添些光彩。萊扎勃立正中其選，所以卡塞冷早就在那裏尋找誘引他和自己親近的方法。

他忽然立起身來，搓了搓手。他想到了方法了。

他深知每人的弱點。用虛勞心，職業上的虛榮心去諂媚他，就可以把萊扎勃立捉住。他打算到他面前去請求照顧，彷彿走到貴族議員或下議員那裏去一般，還彷彿走到大人物面前去一般。卡塞冷在五年中間沒有得到升職，以為今年一定可以得到的了。所以他想像裝着這次的升職完全由於萊扎勃立的關係，便可以請他吃飯，算做答謝的意思。

計劃一想要好，他就要着手去實現。他從櫃裏取出自己出外穿的小褂，脫下做事用的便服，把一切已登記好的公事，應該送到萊扎勃立那裏去的，都拿着，就走到一間單獨的辦公室裏去，——長官因為萊扎勃立十分勤謹，而且他所辦的事情又頗關重要，所以撥給他這間辦公室，是特別看重的意思。

年輕人正在一張巨棹上面寫東西，棹上推滿着打開的卷宗和紛亂的紙張，紙張上用紅和藍的墨水畫着。

他一看見收文員走進來，就用誠懇而顯着恭敬的聲音問道：

「你給我的公事不多？」

「不少呀。但是此外我還要同你講幾句話。」

「請坐，老友，我聽着你的話呢。」

卡塞冷坐下去，咳嗽了一下，假裝得十分不安，並且用不自信的聲音說道：「萊扎勃立先生，我有件事情來找你。我不愛說話曖昧。我直說出來，彷彿老兵似的。我要來請求你一樁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這件事情。今年我必須要能够升職纔好。我沒有什麼人可以替我幫襯一句話，所以想到你了。」

萊扎勃立臉兒微紅了一下，又慫，又受諂媚，充滿着驕傲的不安心。不過他還答道：「但是我在這裏什麼也不是。在老官員最近的前程上面，我比你差得多多呢。我毫無所能。你要相信……」

「得啦，得啦，得啦。」——卡塞冷用帶着些粗魯而充滿着尊敬的聲音打插他的話。——「科長聽你的話，如果你肯替我幫襯一句話，我的升職可以保得定的。你想，再過一年半我就有辭職的權利，如果我在正月一號的時候得不到什麼，我的津貼金就要減少五百佛郎。我能知道，人家

提起我來，總說：「卡塞冷不是貧窮的人，他的姊姊有一百萬家財呢。」是的，我的姊姊是有百萬家財，這是很對，但是這些錢放在她的銀行裏面，我對於這個却又暖不了，又冷不了。自然這筆財將來總是要給我的女兒的，但是我同我的女兒——並不一樣呀。妒忌的情形是不必說的了：我的女兒同女婿可以坐着馬車亂跑，我却祇好把牙齒在廚櫃上嚙呀。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是的，這個很對，你說得有理。」——萊扎勃立點着頭，——「還不知道遇到怎樣的女婿呢。並且不對於誰有什麼干係，這總是很好的。好，我答應你做一切我所能辦到的事情，同科長說去，把你的情形講給他聽。你就看着我罷。」

卡塞冷立起身來，握着自己同事的兩手，按着軍人的樣子震搖了一下，喃喃地說道：「多謝，多謝！你要相信，要是將來我遇見什麼機會……要是我將來能夠……」

他不知道怎麼說完自己那句話，說了一半便頓住了，走將出去，一片老兵平均的步武聲，在廊裏響着。

但是在這個時候他遠遠裏聽見一種驚人的鈴聲，便忙着走過去，因為他從聲音裏曉得這是

科長託爾施白夫先生喚收文員時所接的鈴聲。

過了一星期，卡塞冷一天早晨在自己棹上找到一封密封的信，內容如下：

「親愛的同事，謹通知你，總長經我們司長和科長的請求，昨日已簽字任命你爲書記長。明天你就可以得到正式的通知。暫時不必告訴別人，明白此意否？」

萊扎勃立謹上。

老人立刻就跑到少年同事的辦公室裏去，先對於所做的運動道謝了一下，隨後說出許多感激道謝的話來。

第二天果真大家都曉得萊扎勃立和卡塞冷兩人取到升職了。別的官員祇能等候好機會，也祇得以取到從一百五十到三百佛郎範圍內的薪金爲滿意了。

蒞阿塞里宣告說他將來要在晚上街隅那裏守着萊扎勃立，打他一下，讓他抬不起身子來。其餘的官員都嘿聲着。

在第二個禮拜一的時候，卡塞冷還沒有走到自己科裏去，却先到自己保護人的辦公室裏去

了。他帶着得意的樣子走到他面前去，很有禮貌地說道：『希望你賞我臉，到我們那裏吃便飯。日子你自己排。』

年輕人帶着點驚奇的樣子，抬起頭來，眼光深注在自己的同事身上。他目不轉睛地望着他的臉，打算好生讀完他的用意來，同時却答道：『但是好友，你看……從今天起，幾個晚上我都忙得很。』

卡塞冷用善意的口音請求起來：

『自從你給我們辦了那件事情以後，你不要用拒絕來使我們發愁。用自己的名義和我家族的名義請求你。』

萊扎勃立搖曳在不決定之中。他明白怎麼會子事情，可是沒有衡量是非的時間，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以後他想到：『如果我答應他的請求，也不要對我有什麼束縛呢。』——便答應了，日期定在下星期六，他含笑地說：『爲的是明天不必去得太早。』

(11)

卡塞冷住在洛施姚爾街的終端，在第五層樓上小寓所裏，還有一座平臺，從那裏望得見巴黎的景色。這個寓所一共有四間屋子；一間他姊姊佔着，第二間是他女兒的，第三間是自己住的，飯廳同時還算做客廳。

在一星期裏他很驚擾地等待這次的飯餐。菜單討論得很久，因為飯餐應該預備得平常，却又合禮。最後決定了以下幾樣菜：雞蛋湯，冷菜，海蝦和細香腸，大蝦，筍雞，綠豌豆，腰餅，生菜，冰淇淋，和甜點。

腰餅從附近香腸鋪裏買來；掌櫃說這是上等貨物，要了三個半佛郎的價錢。卡塞冷到街隅酒窖裏去取酒；他在那裏貯藏着他常喝的一瓶紅酒。他不願意去找任何的大酒店，因為他想：『小商人很少出賣味薄的酒，所以他們許多時候保存在地窖裏，自然那是上等的貨品了。』

星期六那天他回家得很早，爲的是看一看一切都齊備了沒有。女僕出來給他開門，她臉色比芍藥還紅，一則因爲心裏着急，二則因爲靠近着從正午就燒弄起來的爐台，三則因爲恐怕到吃飯時候來不及預備好。

他走到飯廳裏去。在小屋中央凸現着圍白布的圓檯，上面掛着綠罩的電燈，照得非常明亮。在四隻盆子裏都放着飯布，卡塞冷姊姊把他擺得像僧帽一樣，傍邊放着英國金屬製的刀叉等類，和兩隻酒杯，一大一小。卡塞冷覺得這個不大好，便叫道：『沙爾洛脫！』

左邊的門開了，門限那裏顯出一個矮身的老婦人來。

她比兄弟六十歲左右。她那狹窄的臉龐上披着灰白的絨毛，那絨毛還盪盪在紙紐裏。她柔細的聲音，即使對於這個僵硬的小身材，也顯得十分軟弱；她的腿微微曳長着，一切舉動也極衰頹。年輕時候人家講起她來，總說：『她多末美呀！』

現在她已是瘦弱的老婦人，是按着老習慣極清潔的，自擅的，固執的，心地狹窄，而且火性強烈的婦人。她這虔神很深，彷彿完全忘掉了自己充滿着悲情的過去生活了。

『你要什麼？』——她問。

『據我的意思，兩隻酒杯顯出極軟弱的印象。』——老人回答，——『應該喝杏榴酒……至多費三四個佛郎。酒杯可以預先擺起來。屋子立刻就換成另樣了。』

『我看這樣費錢，並沒有特別的必要，』——沙爾洛脫反對起來——『不過化錢的是你，我不管這些事情。』

他遊移起來，願意使自己相信究竟香檳酒是否必要。

『使你相信，這樣好些呢。吃了點心以後，香檳酒可以使大家高興。』

這樣的設想使他下了決心。他取了帽兒，從樓梯上下去了，過了五分鐘帶着一瓶酒回來。瓶上貼着寬而白的招牌紙，寫着『德莎鐵里，萊諾伏伯爵葡萄酒特製上等熱水香檳酒』字樣，還畫着一個大商標。

『一共三個佛郎，』——卡塞冷說，——『大概是頭等貨。』

他親自從廚櫃裏取出酒杯來，放在食具的前面。

右面門兒開了，他女兒走將進來。她身材極高，還肥胖，臉作玫瑰色，容貌很美麗，體格也強健，眼睛成蔚藍色。隨常的衣裳很合她肥胖而合格的體段；在她強烈的，男性的聲音裏響着擊動神經的低音調。

「喔！香檳酒！這真是福氣！」——她喊起來，像小孩似的拍着手掌。

「同這位先生可以親近些，——父親說，——他給我出許多力量呢。」

她用洪響的笑聲回答，意思就是：「我知道呀。」

在前室裏鈴聲響了，門開了又關。在門限那裏顯出來萊扎勃立來，帽兒持在手裏，花兒繫在鈕扣上面。他穿着黑燕尾服，白領結和白手套。他很能引起人的印象來。卡塞冷奔過去迎他，帶着又不安又喜悅的神氣。

「啊，你在我們這兒隨便便都好呀！你看，我却穿着便服。」

「我知道，你已經對我說過了，但是我晚上穿着燕尾服出去慣了。」——年輕的人一面回答，一面朝女人們鞠躬。

老人給他介紹：

「舍妹卡塞冷小姐，小女郭拉麗。我們簡直叫她郭拉。」

「我們這裏沒有客廳，」——介紹完後，卡塞冷又說，——「這個自然擠一點，但是沒有法子

呀。」

「但是你們這兒很好呢！」——萊扎勃立說。

他打算把自己的帽兒放在手邊，可是人家給他取走了；他當時就脫起手套來。

大家都坐下來了；婦人們隔着棹子遠遠望着萊扎勃立，一句話也不說。

卡塞冷問道：「今天科長留在部裏時候久麼？我早走一步，幫助幫助婦人們。」

「不，」——萊扎勃立絕無留難地回答起來，——「我們一塊兒出來的，因為我們要討論關於

往勃萊司脫運送帆布去的事情。很複雜的問題，給我們找出不少麻煩來。」

卡塞冷認為應該給姊姊解釋事實，便回身向着她，說道：「科裏一切緊要的公事都在萊扎勃

立先生手裏辦。可以說他是我們第二位科長。」

「喔，我曉得萊扎勃立先生是具有特別能耐的呀，」——老太婆很客氣的說着。

女僕用膝蓋推着門，走進來了，高抬的手裏端着一隻巨湯碗。

「請入座罷，」——主人喊起來，——「萊扎勃立先生，您坐在這兒，在家姊和小女的當中。希

望你是不怕婦人的。」

飯餐開始了。

萊扎勃立竭力做成很客氣的樣子，帶着謙卑的自滿底神色，偷望年輕的女郎，對於她的新氣和可羨慕的十分的健康異常驚訝。洛爾洛脫知道她兄弟的用意，便盡力維持着關於普通事情底平凡的談話。卡塞冷樂得臉上露着笑容，大聲說着話，鬧着玩笑，斟着一點鐘以前在屋隅地窖裏買來的酒。

「萊扎勃立先生，喝一杯蒲爾獎酒。這個自然不是很着名的商標，但是總還不壞，存放得起，並且是真貨。對於這一層我敢保證。我們是直接從熟朋友那裏得來的。」

年輕的女郎，臉色微紅着，羞怯怯一聲也不說話，同這個來意已明的人坐在一塊，未免有點不安。

女僕一端進大蝦來的時候，卡塞冷就說道：「喔，這位先生我很願意相識呀。」

萊扎勃立含笑着講起有一個着作家因為不曉得這種動物活的時候是黑色，便叫他做「海

裏的僧官。——（按羅馬教僧官穿黑衣，故云譯者）——卡塞冷哈哈大笑起來，並且喊道：「哈，哈，哈！真有趣！」

但是沙爾洛脫却生氣了：「真不明白這件事情有什麼可笑。無論怎麼樣的鬧笑話，我都能夠放過。可是要是有人在我面前嘲笑起僧職來，我總要生氣。」

年輕人願意使老太婆心裏高興，便乘着機會表示出自己是真正的天主教徒。他開始講起那些對於偉大的真理不經意的一般惡徒來。末後他說道：「我尊敬我祖先的宗教，我在這個宗教裏養成，也要死在這個宗教裏面。」

卡塞冷止住笑容。他轉着麪包球兒，贊成着說道：「對呀，對呀。」

以後他就變更那種使他厭悶的談話，便接着一個人日常所做同樣事情底自然的思路，問道：「美人瑪瑟一知道這一年他升不了職，一定要發瘋了麼？」

「有什麼法子？」——萊扎勃立微笑着，——「每人照每人的本事故去。」

兩人就講起部裏的事情來。兩個女人差不多和卡塞冷自己一樣，知道部裏一切的官員，因為

每天晚上他總要給她們講起自己的同事。沙爾洛脫特別注意蒲阿塞里，因為他時常講出許多奇事來，並且富有一切浪漫性的智慧。郭拉則暗中留意着美麗的瑪慈。可是她們同這兩個人都從來沒有相見過。

萊扎勃立帶着尊貴的語音評論他們，彷彿總長評論自己的屬員一般。大家都聽着他說話。

『瑪慈這個人並不是沒有一種特色，——他說。——不過他要是願意升官，應該多多的做工。他愛應酬和快樂。所有這些事情都能生出不注意的習慣來。他總不會十分上進，也是他自己的錯處。也許因為他同副科長有關係的緣故，還可以升官，但是也不過如此罷了。至於講到畢托萊呢，他公事做得很好，應該承認這一層，他文調寫出來極美，但是意思却想不出來。他一切都是浮面的。這樣的人不能任有責任的職務，但是他在有能幹的科長底下是極有益處的。』

『蒲阿塞里呢？——沙爾洛脫問。

萊扎勃立聳了聳肩，說道：『可憐的東西，可憐的人。他把一切都用曲解的意義看去。他在白天

做夢。至於說得做官呢，他什麼也不行。」

「我們這裏最好的是薩馮老丈。」——卡塞冷哈哈大笑起來。

大家都報以一笑。

以後就講到戲院和戲期的事情。萊扎勃立還用那種有權威的聲音討論着戲劇文學，給各種着者以堅決的評估，用一種和認自己毫無錯誤並且全知全能的人相適合的自信力以斷定每人優劣之點。

熱菜完了。卡塞冷用十分謹慎的態度打開腰餅來。他說：「不知道，這一次腰餅好不好。平常總是很好的。我們是從司脫拉司雷格表那裏取來的。」

大家就慢吞吞開始吃起黃色泥罐的東西來了。

冰其凌端上來了。發生了一件精心的事情。點心鋪裏的小孩在早晨七點鐘的時候就把冰其淋送來了，女僕就叫他盛好了，做成格式，因為恐怕她自己不會，現在却變成一種液質，既不像湯，更不像蜜餞。

卡塞冷懊惱起來；他打算把他撤回，但是一看見洗禮式的停頓，就安靜了，着手切起來，帶着一種神祕的態度，彷彿其中含着絕大的祕密似的。大家都注意着這隻象徵的菜碟，互相主張閉着眼睛各人取一塊。

誰得着葷呢？大家的嘴上都顯着傻笑。忽然萊扎勃立驚訝地喊道：『啊！』便指出一粒還包在生麪中的大白葷來。卡塞冷拍起掌來，隨後就喊道：『選王妃罷！選王妃罷！』

王子遊移起來。選沙爾洛脫不是靈巧些麼？她一定很快樂，他可以用這個來制服她。但是他以後想起來，請他是爲着郭拉的緣故，他要是選上了姑母，不是要顯在愚傻的地位上麼？他於是回身向着年輕的女郎。

『容我把這個貢獻與你，』——他說時，把那粒葷交給她。

他們的眼睛第一次相遇了。

『多謝，』——她說，便從他手裏取了王尊的標號。

『她實在是很好看的，』——他想着，——『眼睛真美，還極活潑！』

槍聲一響，使兩個女人竟自直跳起來。這是卡塞冷在那裏開香檳酒呢。香檳酒一下子從瓶子裏奪身出來，傾倒在棹布上面，酒杯裏充滿着白沫。

『可見還不錯』——卡塞冷說。

萊扎勃立就着自己杯子喝了一口，爲的是不讓酒傾倒出來。

『王子喝酒呢！王子喝酒呢！』——卡塞冷喊着。

沙爾洛脫也高興起來，用細柔的聲音喊道：『王子喝酒呢！王子喝酒呢！王子喝酒呢！』萊扎勃立帶着自信的態度喝乾了一杯酒，就把空杯放在棹上。

『你看，我已經貫徹過相當的鄭重，現在輪到你了。』——他對郭拉說。

她把酒杯端在嘴唇上面；大家都喊道：『王妃喝酒呢！王妃喝酒呢！』

她臉紅了，笑了一下，把酒杯放回棹上去了。

飯餐在完全快樂之中告終了。王子竭力對於王妃表示親切和誠懇的意思。喝完了「李哲」酒以後卡塞冷提議道：『讓他們收拾收拾棹子，我們可以空廠些，如果不下雨，暫時到平臺上去舒

散一會。」

他打算表示從平臺上所看見的風景，雖然那時候差不多已經很黑了。

玻璃門一開，屋裏攔進溼潤的微風來。天氣暖和得很，和四月的天氣一樣。大家都從飯廳裏走到平臺上去。祇看得見一種不定的光明，照耀在巨大的城市上面，彷彿神臉上的毫光。卡塞冷解釋起來：「你看那邊是埃定發出來的火光。這是街道的線。看得十分明顯。白天從這裏看出來的景致是很好的。無論你到什麼地方去旅行，總找不出比這兒好的。」

萊扎勃立同郭拉兩人並倚在鐵欄杆上。郭拉注目在空中，靜無一語，神氣極散漫，正為一種直穿人心底的憂鬱的困倦所中。沙爾洛脫口為怕溼氣，回到客廳裏去了。卡塞冷繼續說着，還用手指着傷兵院，脫洛卡德洛和凱旋門的所在。

「郭拉小姐」——萊扎勃立輕聲地問，——「你愛在那裏望巴黎的景致麼？」

她輕輕兒抖顫了一下，彷彿把她喚醒時一般，便回答道：「我？是的，尤其是在晚上。我就想在那邊所做的事情。有許多有幸和不幸的人在所有這些屋子裏啊！要是都能够看一下子，知道知道

內情，便多好呀！

他把身體挪移到郭拉附近，他們的手肘和肩膀都接觸在一起。

『在月亮的晚上景緻大概更加要動人呢？』

『不錯』——她微語起來，——『彷彿古司塔夫，道萊的圖畫。在屋頂上遊玩是如何快樂呀！』

他開始問她，嗜好如何，幻想些什麼，什麼東西她最喜歡。她毫無遲疑地回答着，彷彿聰明，有判斷力，而且不很常有感情的女郎。他覺得她充滿着常識，心靈裏還想，要是能抱一抱這個圓形而有彈性的軀幹，並且能連次吻這個美麗的頰，在燈光所照的耳根那裏，和用小口喝好酒一樣，那是如何有趣呢。他被迷惑了，他臨近着這個年輕的婦人，賞覽着她柔和的美貌，這個充滿着力量的處女的身體把他吸引住了。他覺得他可以這樣站着至幾點鐘，幾夜，幾禮拜，甚至一生之久，長靠倚在她傍邊，覺出她的臨近，感受和她接觸的優美。他一望着，燈火通耀，過在夜間快樂和淫蕩的生活裏的巴黎，在他的心靈裏就升起一種彷彿詩感似的東西。他覺得他飛臨在這個大城上面，他在上面蒸化了。他覺得要是每天晚上同心愛的婦人並排站在這個平臺上面，互相接吻，互

相擁抱，在這樣的高處，在這個城市上面，比生於其中的一切愛還高，比一切卑野的快樂，一切尋常的志趣還高，就在那些星兒底下，那是如何的快樂呀。

古時候晚上連最冷的心靈都要幻想，彷彿黏以兩翼似的。也許萊扎勃立有一點醉了。

卡塞冷走進屋裏去取煙管，一會兒回來了，便抽起煙來。

『我知道你不抽煙，』——他說，——『所以我並沒有給你權捲。在這兒抽煙，是再也沒有不舒服的。要是叫我住在底下，我真是住不下去。我們也可以移到那邊去，因為這所房子是屬於我姊姊的。傍邊左右兩所也是她的產業。她在這幾所房子上得到很好的收入。可是房子她買來是很便宜的。』

他回向門傍，喊道：『沙爾洛脫，我們這地方一段房子你化多少錢買的？』

老太太用那種烏暗似的聲音說起話來。萊扎勃立不過辨出幾個斷句。

『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三十五佛郎……後來造了……三所房子……給一個銀行家……大約賣了五十萬佛郎……』

她帶着老兵黎達所經戰爭的那種自滿心，講起自己合利的買賣來。她歷數自己所買的房地，細講她所做成的買賣，後來漲價等情形。

萊扎勃立心裏最爲關心這件事情，所以回轉身去，背倚着欄杆。但是因爲祇有談話的斷片飛到他那裏去，他忽然棄去自己的隣女，一直到屋裏去細細的聽；他坐在沙爾洛脫身傍，同她長談起房價一定增漲和買股券及不動產如何得利的事情來了。

他到半夜裏纔走，答應常去走動。

過了一個月部裏面祇聽見紛紛傳說約翰，達帕立特，萊扎勃立同塞立司，郭拉麗，卡塞冷結婚了。

(11)

新婚夫婦就住在卡塞冷和沙爾洛脫所住的那層樓上；他們的住屋本已租去，還是把住客撵走纔住下的。

但是萊扎勃立心裏裏感着極大的不安；姑母終不願意用一法律上的證書給郭拉麗確定承繼

的權利。她答應可以在上帝面前宣誓說已經辦好了遺囑，並且已經交給公證人白里紅了。她還實說她一切的財產在一種條件底下都要遺給姪女。請她發表這個條件，她却一口拒絕，可是帶着善意的微笑又宣誓說這個條件是很容易履行的。

因為老狐狸這種宣言和固執性質的緣故，萊扎勃立決定不加退步，而況對於那個年輕的姑娘他本來十分喜歡。情慾超過了他不堅決的態度，他就服從卡塞冷堅強的努力了。

雖然他時常要犯疑惑，他總是很幸福的人。他愛自己的妻子，知道她無論如何是不會欺騙他的期望的。他的生活過得又平安，又單調。他不久就對於自己娶妻後的新地位熟憤起來，繼續做他行政的官吏。

過了一年，新年又到了。萊扎勃立竟沒有取到那極有把握的升官，實在出於他意料之外。祇有瑪慈和畢托萊兩人升了一級；蕭阿塞里還秘密地告訴卡塞冷說，晚上散差的時候總要在大門那裏當着衆人眼前打那兩個同事。不過他並沒有這樣辦。

萊扎勃立想他的勤謹竟不爲人家所貴重，生氣得有整個禮拜睡不着。他做事實在和狼似的。

他常時代替副科長拉下，因為那位拉下先生每年有九個月留連在瓦連特格拉司病院裏面。他平常六點半鐘就上衙門去。還能有什麼大的要求呢？要是對於這樣的做事和這樣的勤謹人家還不注意，那末他做事以後也要做得和別人一樣，也就完了。怎麼這個託爾施白夫對待他差不多對待親戚一般的，竟會忘記了他呢？他便要到科長那裏去，同他講一講理去。

禮拜一早晨，同事還沒有來的時候，他就整着自己上司的門。

託爾施白夫坐在堆滿着公事的寫字棹上面，寫起字來；他那大頭因為身材小的緣故，好像放在吸墨紙整上面。他一看見自己的愛人，就說道：『早安，萊扎勃立。身體好麼？』

『早安，科長。』——年輕人答着。——『好，你呢？』

科長停止書寫，回身向着萊扎勃立。他那瘦弱的身體，穿上舊式樣的黑色短褂，完全不合他坐底皮背大椅。掛榮譽勳章的那朵玫瑰花飾，大得完全不合他的身材，在那彷彿被大腦蓋所壓抑的狹胸上面發耀着。他和帶着大頂的香菌相彷彿。

他的下顎是尖的，兩頰是凹進去的，眼睛凸將出來，顴角是大的，露着披向後面的白髮。

「靜坐，好朋友。」——託爾施白夫說——「說一說，什麼事情到我這裏來。」

他對待一切別的官員都很嚴厲，按着陸軍的規矩，認自己爲勤務的船長，因爲海軍部在他看來是一隻大船，全法國海軍的司令艦。

萊扎勃立面色有點發白，神氣十分不安，喃喃地說道：「科長，我來問一問你，我做錯了什麼事情？」

「沒有什麼錯事，你這種話是從那裏說起的？」

「因爲我有點奇怪，今年我竟不能照着去年的例取到升職。讓我索性把這件事情解釋清楚了罷；科長，請你饒恕我的大膽。我知道一切都蒙你額外的提拔，纔能取得爲我所不敢希望的特殊地位。我也知道升職在兩三年內纔能輪到一會；但是我自己覺得我做事至少要比別位同事多做四倍，並且至少用兩倍的時間犧牲於職務上面。如果把我所做事務的數量和性質同我取得的酬勞比較起來，那末這種酬勞實在不够得遠呢。」

他預先極謹慎的想好了這些句子，他覺得說得很有力量。

託爾施白夫驚奇得很，竟不知道怎麼回答。隨後他纔用一種冷淡的聲音說道：「雖然這樣的問題在長官和屬員中間討論起來總有點不合適，但是我在這一次因為你做事的功績很大的緣故，還可以回答你一下。我本來也保你升職，和前幾年一樣。但是司長把你的名字勾出去了，因為你自從結婚以後，可以保有很好的前程，並且經濟上一定充裕得很，為你那些寒酸的事們永遠想望不到的。要平均起每人的幾種條件來，不是很公平麼？你將要有錢，很有錢。一年加三百佛郎對於你算不了什麼，可是這點兒小款在別人的口袋方面具有極大的意義。好朋友，這就是今年你得不了升職的原因。」

萊扎勃立又着急，又生氣的走出去了。

晚間吃飯的時候他對妻子說了些不好聽的話。她是快樂，平坦的婦人，可是很固執，祇要想着什麼，從來不會退却。她對於他已喪失了初婚時愛情上的美妙，雖然常用自己活潑的性情和嬌愛的態度引起他的願望，可是有時候他開始感出一種近於嫌惡的失望心。——兩性共同生活的普通結果。許許多多可笑的瑣事，——如不潔的朝服，賤價的毛織襯衫，因為缺乏銀錢勉強穿

用的破舊女衣，以及一切的家政，尤其能使人感出是處在貧窮的家庭裏的，——凡此都能損毀他的夫婦生活，而使這架優雅的花兒，在每個未婚夫的眼睛裏看來十分動人的花兒凋落下來。姑母沙爾洛脫更助長他對於家庭生活不滿意之心，因為她整天發現在他們的住宅裏面，干涉一切的事務，對於一切都喜歡支配，對於每椿事情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見；可是因為大家都害怕爲什麼事情惹怒她，便不得不竭力忍受她那種麻煩的樣子，雖然對於她的隱怒竟日日增長不已。

她跨起老邁的，搖曳的步武，在室內踱走着，不住地用細聲反覆說道：『你們最好是這麼做。爲什麼你們不這麼做……』

等到夫婦兩人獨自在一處的時候，萊扎勃立很生氣地嚷道：『你的姑母越發使人難堪了。我不願意再這樣忍耐了。你聽着，我不願意了。』

郭拉却毫無驚擾的答道：『你分咐我怎麼辦呢？』

那時候他竟氣急了，說道：『遇着這樣的家庭，真是可怕呀！』

她總是平心靜氣的辯駁道：「不錯，家庭是很可怕的，可是因此遺產是很大的呀，對不對呢？要發發同沙爾洛脫和氣些，總是你我兩人的利益。」

他找不出一句話來回答，祇得不說話了。

現在姑母還不住的對他們囉唆，因為她有一種堅定的願望，就是做祖母的願望。她把萊扎勃立引到屋隅裏去，輕聲就着他耳朵說道：「姪兒，希望你能在我老死以前做父親。我願意看一看自己的遺產人。我終也不相信郭拉沒有做母親的能幹。望一望她就够了。姪兒，娶親就爲的是有家庭，有後裔。我們的聖母，神聖的教堂，禁止無果的婚姻。我知道你沒有錢，生出孩子來，要有許多化費。但是在我死後你就終不會發愁沒有錢了。我希望見小萊扎勃立，我希望啊！」

但是因爲從結婚日起過了一年半，她的願望總還沒有履行到，所以她就生出疑惑來了，便越發固執的向郭拉囉唆，給她下許多實驗上的忠告，正和那種婦人自己已經歷得多，而能夠遇着機會說出經驗來的一般。

但是有一天早晨她覺得自己身體不好了，竟不能起床來。她從沒有病過，所以卡塞冷驚惶

不定走去擊打女婿的門：

『快去找巴爾白脫醫生來，還請你對科長說一聲，因為這種情形我今天不能上衙門去了。』

萊扎勃立整天在驚慌裏經過，竟完全不能做事，——做報告也不行，理案件也不行。驚奇的託爾施白夫終於問道：『萊扎勃立，怎麼你今天這樣「心不在焉」呢？』

『我今天很累乏，——萊扎勃立神氣十分頹喪的回答，——『我整夜在我們姑母的牀前值班，她病太不好了。』』

但是科長很冷淡的接受這個回答：

『卡塞冷既然在她面前伏伺，並不用着你在這裏。就因為部員們家庭裏的事故把我的公事房弄得亂七八糟，那個我是不答應的。』

萊扎勃立把錶兒放在自己前面，帶着按捺不住的不忍耐心等着五點鐘的時候。院裏的塔鐘剛一響起來，他就立起身來，第一個按着法定時刻走出衙門。

他心裏不安得利害，所以簡直雇了輛馬車回家，還在扶梯上迅跑着。

女僕開門。

「她的病怎麼樣？」——他喃喃地說。

「醫生說她很不好呢。」

「啊哈！」——他在劇烈的驚慌裏掉出這兩個音來，覺得他的心竟震蕩起來。

忽然她死了呢……

他不敢走進垂死人的屋子裏去。卡塞洽却還在病人屋裏，萊扎勃立把他叫了出來。

丈人立刻就走出來，很謹慎的微開着門兒。他穿着長寢衣和土耳其帽，平常家裏穿的衣裳。

「事兒很壞呢，很壞呢，」——他輕聲說，——「她已經有四點鐘昏迷過去。剛纔給她做完了

聖祕禮。」

萊扎勃立覺得自己的腿彎曲下去了，便坐下來，說道：「妻子那裏去了？」

「在她身邊呢。」

「大夫怎麼說呢？」

「他說這是中風。若不醫好，今天晚上便要死。」

「你用得着我麼？要是沒有我也行，我最好不進去了。我看見她這種樣子難受得很。」

「那末你到自己家裏去罷。要是有什麼事情發生，我立刻派人去叫你。」

萊扎勃立回到自己家裏去了。他覺得房屋變起樣兒來，似乎大些，而且光亮些。但是他不能夠安然坐着，便到平臺上去。

那時候是六月底。太陽強烈的光線已經預備隱在脫洛卡德、洛塔後，還用火線射到無數的屋頂上去。

天邊上顯出火紅的顏色；天中央却帶着金黃的色彩，一會兒變爲純黃的，一會兒又變爲綠色的，一會兒却變爲藍色，在頭頂上那處天色是純青色的。

燕兒飛得和眼光捉拿不住的箭兒一般，在金色的天空裏畫出翅翼的圓形來。在無數的房屋上面，在蜿蜒遠處的田地上面，懸掛着火燒似的雲，鐘樓的尖頂和紀念碑美麗的嶺高穿在雲際。寶星凱旋門在天邊的晚霞裏黑森森的聳立着，傷兵院的圓頂好像從天空墜在屋頂上的第二

個太陽似的。

萊扎勃立用兩手扶着平臺的欄杆，吸着空氣，彷彿喝酒一般；他打算跳躍，呼喊，揮着手，他的心靈裏充滿着深快樂已到這樣的地步。他覺得人生是有光芒的，未來是連續的幸福。他現在做些什麼事呢？他就幻想起來。

他背後衣裳繃繃的聲音使他抖顫了一下。原來是妻子來了。她的眼睛是紅的，兩頰微微兒腫起來，神色十分累乏。她伸過額角去，讓他親吻，還說道：「我們可以在爸爸那裏吃飯，爲的是離她近些。現在有女僕在她傍邊伺候着呢。」

他跟她到隣宅裏去。

卡塞冷已經坐在棹傍，等候女兒和女婿。冷嫩鷄，馬鈴薯，涼拌菜和楊梅等物放在棹上，湯已經都盛在碟裏了。

大家都坐下去。

「唔，一天過了。我正不願意常經歷這類的事情。」——卡塞冷說，——「這真是不快樂。」

他的語音是冷淡的，臉上却顯着滿意的態度。他吃着飯，帶着餓狼似的食慾，說嫩鷄是極有味的，馬鈴薯涼拌菜是最新鮮的。

萊扎勃立的肚腹彷彿有什麼東西壓抑着，他的心裏還是十分不安，所以他在得到食物上面的時候，還靜聽着隣室內所生的事情；但是裏面竟完全寂靜，彷彿並無一人似的。郭拉也不喜歡吃；她坐在那裏，心裏難受得很，時時用飯單的角擦着眼睛。

『科長說些什麼話？』——卡塞冷問。

萊扎勃立講述得十分詳細，但是丈人願意知道一切的瑣事，便尋問着，使他重覆着說，彷彿整年不到部裏去似的。

『並且她的病不是在部裏很引起一種印感麼？』

他就想到她死後如何要在同事中間得意揚揚的出現，但是忽然高聲說起來，彷彿回答秘密的責備似的：

『喔，我並不想對親愛的姊姊使壞心眼！上帝知道，我無論怎樣，總得想法把她長久的保存在；』

但是這個總能引起強烈的印象。薩瑪老丈大概要忘掉自己的「自治政府」了。」

大家剛要吃楊梅，忽然病室的門開了。吃飯的人不由得劇烈地驚慌起來，所以大家一下子竟都跳起來了。門限上出現一個女僕，帶着那種冷淡而遲鈍的臉色，用平靜的聲音說道：「她沒有呼吸了。」

卡塞冷把飯單扔在碟子上面，好像瘋子似的，奔跑到姊姊的屋裏去了；郭拉帶着掣動的心跟着他進去；萊扎勃立一人留在門那裏，遠遠裏望着一隻牀鋪模糊的影兒，在暮色蒼茫中間發着淺白色。他看見丈人的背，偃到枕頭上面，靜靜兒聽着。忽然卡塞冷的聲音好像從遠處世界的盡頭處傳到他耳朵裏來，正和我們在中所聽見的傳來壞消息的聲音一般。

這種聲音說道：「完了。一點也聽不見什麼。」

他看見他的妻子跪將下來，把臉兒僵貼在被褥上面，嗚咽起來。那時候他決定走進去了。卡塞冷在這個時候立起身來，所以他看見白枕上洛爾洛脫始母的臉，眼睛緊閉着的，灰白，不動而且瘦弱的，彷彿塑成的臘人一般。

他帶着痛苦的驚疑態度問道：『故世了麼？』

卡塞冷正目不轉睛的望着姊姊，當時回轉身去，他們兩人的眼光便相遇了。

『是的』——他一面回答，一面竭力使自己的臉增加悲愁的態度；但是兩個人一下子互相都了解各的人意思，便自然而然的，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互相握起手來，彷彿互相感謝似的。隨後他們一點也不遲延的着手去辦一切與死人有關的事務。

萊扎勃立去找醫生，並且辦理別種拖延不了的事情。

他抓住帽子，飛跑着走下樓梯，趕快到街上去，趕快自己到一邊去，以便用全胸呼吸一下，以便自由思想一下，慶祝自己的幸福。

一切委託的事務辦完後，他並不回家去。他願意看一看人們，闖到人羣裏去，走進游散人羣快樂的生活裏去。他願意向過往的人們喊嚷道：『我有五萬元的進款呢！』

他插在口袋裏面，走將起來，站立在商店的大玻璃前面，望着貴重的衣料，寶石和貴重的傢伙，心裏總想着：『所有這些東西我都可以買了。』

但是他忽然看見一個棺材舖，便生出一種偶然的思想來：

『要是她不死，就怎麼樣呢？如果他們錯誤了呢？』

他就快步走回家去，心裏帶着疑惑的思想。

『醫生來了麼？』——他走回家裏問着。

『來了』——卡塞冷答。——『他證明是死了，還自己擔任向官廳去報告。』

他們走進死人的屋裏去。郭拉坐在椅子上，還在那裏哭泣。她哭得很輕，並不劇烈，也不感出一點的悲痛，輕易的哭着，和平常婦人哭泣一般。

等到祇剩他們三人在屋裏的時候，卡塞冷輕聲說道：『女僕去睡覺了，現在我們可以看一看傢俱裏藏不藏什麼東西。』

兩個男子就開始做起工來。他們把箱子裏的一切東西扔出來，在衣袋裏摸索了半天，每團紙都展開來看。他們忙到深夜的時候，可是沒有找出一點有趣的東西。郭拉在椅子上打瞌着，微微兒打鼾起來。

「我們在這裏留到早晨麼？」——卡塞冷問。

萊扎勃立遊移起來，但是至終覺得這個似乎有禮貌些。

丈人附和他的決議，說道：「既然如此，我們去取椅子來。」

他們就到年輕夫婦的屋裏取來兩隻軟躺椅。

過了一點鐘三位親戚竟在永遠僵臥不動的屍首面前睡着了，各自打起鼾來。

早晨在女僕進屋的時候他們纔醒來。卡塞冷擦着眼睛，立刻就自白道：「在末後半點鐘內我

微微兒打盹了一會。」

但是萊扎勃立立刻就制住自己，說道：「我看見這個了。我連一秒鐘也沒有睡着，祇是閉着眼睛坐着，不過爲着使眼睛休息一下罷了。」

郭拉回到自己屋裏去了。

萊扎勃立帶着冷淡的神氣問道：「你以爲什麼時候到公證人那裏去看遺囑呢？」

「是的……今天早晨，要是你願意。」

『必須要叫郭拉同我們一塊兒去麼？』

『最好是這樣，因為她纔是真正的承繼人。』

『這樣說，我去叫她預備預備。』

萊扎勃立就迅步走出屋子去了。

白里紅公證人的事務所剛開門的時候，卡塞冷、萊扎勃立和他的妻子就到那裏去了，三人都戴着重喪服，裝出一副發愁的臉來。

公證人立刻接待他們，請他們坐下。

卡塞冷開始說道：『公證人先生，你總知道我是沙爾洛脫的兄弟卡塞冷。這是我的女兒和女婿。家姊可憐在昨天過世了。明天我們就要埋葬她。因為她的遺囑存在你那裏，所以我們到你這裏來問一問，在這囑裏面她對於自己的埋葬表示出什麼願望來沒有；也許你還有什麼事情可以通知我們的。』

公證人開了箱子，從裏面取出一個信封來，拆開來，抽出封在裏面的一張紙，說道：『先生，這是

她遺囑的抄件。內容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原本應該存在我那裏。」

他就開始念道——

「立遺囑人味克托林娜，沙爾洛脫，卡塞冷特表示自身最後之意志於下。

「余一切財產，約計一百十二萬佛郎，悉遺讓與姪女塞立司脫，郭拉麗，卡塞冷特結婚後所生之兒女，而在年長之子女成年以前其父母得有享受一切資本上所得收入之權利。

「兒女中每人應得部分暨給與父母終身享受之部分依以下數條分配之……

「如余在余姪女生子以前身死時，三年以內一切財產即留存在余公證人手中；此在期限內如生有兒女，即依照上方所表示之意志履行。

「但如在余死後三年內上蒼不願賜郭拉麗以兒女時，則余之財產，應由公證人依照余所附貧人及慈善機關名單上之辦法分配之。」

以下就寫着許多行公共機關的名稱，附着銀錢的數目，分給的規則以及他項的指示。

隨後公證人白里紅很客氣的把那張紙交給氣極的卡塞冷。

他還認為必須做幾許的說明：

「卡塞冷女士初次把自己遺給財產的意見照這樣通知我的時候，她表示出一種巴望民族的承繼人底劇烈的願望。無論我怎麼理論，她的意願終是牢不可破，還根據着一種宗教上的情感：據她的意思看來，一切無子女的婚姻都是上帝咀咒的考徵。我終也不能勸到她改變自己的決心。對於這個我引為誠懇的遺憾。」

然後他含笑着對郭拉麗說道：「我相信死者的願望不久就可以實現了。」

三個人從公證人那裏出來，大家氣得心裏設想不出什麼來。

他們並排走着，不說一句話，覺得又慚愧，又生氣，彷彿互相偷走了什麼東西似的。連郭拉的悲愁都忽然飛散盡了：姑母的不感激竟脫卸了她哭她的責任。萊扎勃立恨得直咬灰白的嘴唇，對丈人說道：「你把這張憑據給我，我要自己看一下……」

卡塞冷遞給他那張紙，於是年輕人就站在過道上，不管人們的推擠，念將起來，用有經驗的眼睛望着那張紙。郭拉同着父親往前走幾步，一聲也不言語的等着他。

「沒有法子。」——他說着，終於把這囑還給卡塞冷——「她把我们騙得到結實啊。」

卡塞冷一想到自己的希望悉成泡影，不由得生氣得回答道：「這都是因為你們啊！你們也已經知道，她早就願意看見孩子啦！」

萊扎勃立一言不發地聳了聳肩。

他們到家裏遇見一大羣人，彷彿是從地下發現到死人屋裏來似的。萊扎勃立走到自己屋裏去，一點也不願意參預什麼事情。卡塞冷對着大家都很激烈，請讓他安息一會，還要求一切的禮儀都從速了結，以爲這個屍首留在他住宅裏已經够長久的了。

郭拉閉鎖在自己的屋內，不感着任何人生的興味。過了一點鐘，卡塞冷叩着女婿的門房，說道：「我必須要同你說幾句話。我們至終也應該講一講明白。據我的意思，必須要把葬事辦得體面些，免得部裏面生出許多閒話來。關於費用一層我們可以合出。並且現在也沒有什麼喪失，你娶妻還不久，要說你不會有兒女，必須是特別的不幸。你竭力辦去，——也就完了。不過我們講到眼前的事情，——實在是等不及啊。你不到部裏去麼？我立刻就寫請帖的住址。」

萊扎勃立雖然生氣，却不能不贊成丈人的話有理，他們兩人就坐在長棹的邊上，開始寫起報喪帖來。

早飯備好，郭拉來了。她吃得很多，因為昨天一天食物沒有上嘴；她的容貌態度完全是冷淡的，彷彿一切發生的事情於她毫無關係似的。

吃完早飯，她又回到自己屋裏去了。萊扎勃立上衙門去，卡塞冷走到平臺上面，抽着烟管，高坐在椅子上面。夏日的炎陽射着斜光線到無數的屋頂上面，窗上翹着眩眼的紫色的火簇。

卡塞冷坐在那裏，不穿小褂，光彩耀得眯着眼睛，向散綠的地方，極遠極遠的所在，城外霧氣層層的山陵後面望去。塞納河裏廣闊，安靜，新鮮的水在生滿着綠樹的山陵脚下流着；現在能倒臥在樹蔭底下，岸傍滋潤的草上，往水裏吐唾着，比起炙烤在燒熱的平臺上面，有趣得多呢。他心緒十分惡劣。他這遇着這種意外發生的不幸事情，使他十分難受而且痛苦，因為他是如何長久而且熱烈地的希望着的啊。他忽然大聲地開口說起來：——凡人經歷着強烈的精神上的震動，當他被一種驅除不開的思想佔據着的時候，總是這樣的：——

「無用的驚馬」

在他背後屋內，從槓房裏派來的人正來回的走動着；他聽見釘棺材的錘子聲音。自從他到公證人那裏去後，他還沒有見過姊姊。

但是優雅的清朗天氣漸漸兒佔據他的心靈和身體，他就想這不必失望。女兒爲什麼會沒有小孩呢？自從她出嫁以後，不到兩年呢？他的女婿模樣上很堅實，強壯，康健，雖然身材是很小的。他們一定可以有小孩！這是應該如此的！

葉扎勃立「人不知鬼不覺」的走進衙門，就鑽到自己的辦公室裏去。在棹上他找到一張紙，上面寫着「科長要求你到他那裏去」幾個字。起初他做出一種難堪的姿勢：對於他所處的那種專制手段實在叫他生氣；但是他以後生出一種虛榮心來。他將來也要做科長，也就很快；他的前程還遠得很呢。

他沒有脫外套，就到託爾施白夫那裏去。他現在神氣顯得非常頹喪，還有比頹喪還厲害的；他的臉表示出深沈的，無從虛作的憂愁——凡人處在被壓抑的精神狀態裏面，就不顧人的意志

如何，積加印象在臉龐上面了。

科長的巨頭，永遠斜側在公事上面的，不由得抬將起來，他就用銳利的聲音問道：『我等了你一早晨，爲什麼你不來呢？』

『科長』——萊扎勃立回答，——『我們發生了極大的不幸事情，——我的姑母卡塞冷小姐過世了；已經決定明天出殯，所以我來請你光降。』

託爾施白夫的臉忽然光明起來，他就帶着同情的神氣答道：『既然如此，那是別一件事情了。感謝你的邀請，並且准你告假。你家裏現在事情一定很多啊。』

但是萊扎勃立打算表示出自己的勤謹來：

『科長，多謝你』——他說，——『那裏已經一切都預備好了，我可以留在這裏，辦事到法定的鐘點。』

他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裏去了。

這件新聞傳遍了全部，於是從各科裏都有同事到萊扎勃立那裏去，對他表示自己的同情，——

——不過這種大半都有類於慶賀。大家都要看一看他所持的態度如何。可是他帶着一種沈靜的尊貴態度保持着傍人許多的話和眼光，不由得使大家都驚奇起來。『他自恃得如何好呀！』——有些人說。還有別些人加上去說道：『他心裏總是很喜歡的啊。』

瑪慈是衆人中最勇敢的一個人，帶着極平常的一種漂亮人的從容態度問道：『你知道全部財產的確實數目麼？』

萊扎勃立用一種完全公正的聲音答道：『確實不知道。在這場上說——約摸有一百二十萬佛郎。我這是從公證人那裏曉得的，因為他必須趕快把關於殯葬的幾條遺囑通知我們。』

據大衆的意思，萊扎勃立應該棄去職務。一年有六萬佛郎的收入，可以不必再在公事上忙碌。有了這些錢可以不怕了，心裏想什麼，都能够辦得到。有些人猜想：他一定運動到上議院去；有些人却說他幻想着衆議院的座位。科長僅自等候着他辭職的呈文，以便呈報司長了。

全部人員都參列送殯禮，大家都覺得未免太菲薄了。但是衆人中間互相耳語着道：『這是卡塞冷小姐自己願意的。她還在遺囑裏提起這層呢。』

出殯後次日，卡塞冷已經坐在部裏自己的椅子傍邊了；萊扎勃立因病不到部，一星期後纔去辦公，面色微帶死白，但是嫉忌和勤勞，則跟往常一樣。在他們的生活裏彷彿一點也沒有變更。同事們不過覺得他們帶着驕傲的態度抽起好雪茄煙來，而且時常談論着定期收入，鐵路股票，和股票的事情，帶着口袋裏充滿着鈔票底人的態度。以後大家又知道他們在巴黎郊外租了一所別墅，打算在那裏過一個餘夏。

大家就想道：『他們鄙吝得和那個老太婆一樣。兩隻靴子真是一對。擁有這許多財產，還要當差，總有點不大合適啊。』

過了幾時，人家也就不想到他們了。已經知道他們，並且判定他們了。

(四)

萊扎勃立在姑母沙爾洛脫的棺後走送着，想到那百萬的家私，他心裏就據滿着一種憤激心；這種憤激心發出得十分強烈，必須要使他極力加以壓抑纔好。他就咒咀着全世界，竟使他遇到這樣的不幸事情。

「我差不多娶妻兩年了。爲什麼我沒有子女呢？」——他自問自起來，於是無果婚姻的悲慘景象便充滿了他的心。

萊扎勃立下了一個無論如何要做父親的決議，彷彿一個小孩被市場內杆頂上發亮的球兒誘引着，自誓無論如何必須要取到這個東西。世界上有這麼許多父親，爲什麼他到做不到呢？許他至今還對於這件事情看得很疎忽，不注意；也許因爲看得完全冷淡的緣故，因爲不知悉的緣故，所以放過了什麼。他一生裏還從沒有感受過生養後嗣的劇烈希望，大概因此便不致力於達到此府。現在他要用非常的努力，毫不放任，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一回家去，他覺得自己心緒惡劣，便躺在牀上。失望太形利害，——反動自然隨之而來了。醫生看出他的病狀十分沉重，便分咐他安心靜養，勸他以後避去用力的業務。恐怕是腦炎病。過了一星期他已經起牀了，便每天上衙門去。

但是他覺得自己身體還弱，不敢就靠近結婚的牀。他遊移着，驚悸着，正和將軍快參臨與他的前途大有關係的打杖以前的情形一般。每晚他總要遲延到第二天，希望有健康，強力和剛毅。

的一天來到，那時候一切事情便能够辦到了。他每分鐘內總要按一下脈，覺得一會兒軟弱，一會兒快了，便吞着藥，吃着生肉，實行睡前長久的遊玩。

因爲力量回來得極慢，他決定在巴黎的郊外過一個餘夏。不久他就深信田野間新鮮的空氣能充分恢復他的力量。對於像他這樣的人，鄉村是能奏奇效的。他深信成效很快，便安心起來，對丈人說道：『在鄉村裏住了一會，聚一聚力量——一切都可以順利了。』

『鄉村』的這個字在他看來可以取得一種魔術的意義。

他們在白中村內租下了一所小屋，三個人便移到那裏去了。男子兩人每天早晨經過田地步行到哥倫布車站去；晚上回去，也是步行。

郭拉過着這樣生活，也十分快活。她幾句鐘坐在靜河流的岸傍，摘着花兒，採一大把美麗的金色草，拿回家去。

每天晚上他們三人一塊兒在海闌附近游玩，還到台帝萊爾飯店去喝一瓶啤酒。河流爲一大排的土堆所阻，便在溝渠中間狂獗起來，在百密脫的距離裏沸騰着，並且起着沫兒。地面竟因爲

水流所引起的喧聲抖顫起來。在瀑布上面傳佈着的細水塵成爲空氣裏的輕雲，在四周圍傳佈着水沫和輕泥的氣味。

夜菴墮了。巴黎在遠遠裏發着光明，卡塞冷每晚上總要說道：『那是如何的城啊！』有時在橫斷島的盡頭底鐵橋上，火車發着大聲向巴黎或海口方面駛去。

他們輕聲走回家去，賞覽着月出之景，坐在堡沿上面，很長久的觀察着靜穩河裏的月影。聽得見青蛙斷斷續續的，金鷄般的鳴聲。夜鳥的啼聲在空氣裏震盪着。有時傍一條巨影在河裏無聲地掠過，破壞了他的靜流。原來是夜間的殘狠人出來做事呢；他們投下網去，無聲響地拖回到船裏來；於是許多砂魚便在烏黑的巨網裏發亮着，跳動着，好像從河底裏露出來的寶物，銀色魚的活寶。

郭拉被周圍的美景所動，優柔地斜倚在丈夫的手上。他們一聲也不言語，可是郭拉即使不言語，也能明白丈夫的用意。他們從新又成爲新郎新婦了，從新又熾熱着夫婦間有情擁抱的願望了。有時候他偷偷兒吻她的耳邊，後腦上優美的淺渦，在上面盤曲着幾種頭髮。她用輕輕的握手

呢。相答。他們互相貧望着，但是終還合不在一起。有別種願望，百萬家財的幻影，阻住他們，命令他們呢。

「空冷被普通的希望所催眠，感覺得自己很好，飲食還很多，薄暮的時候墮入詩趣的心境和抒情的幻想裏，——這種情境即使是極粗魯的人，一抵自然的境界裏，也能遇到。射到樹葉上的鮮明光線，遠山後晚霞的美景，河內所照耀的深紅的影兒，——都能引起他的喜悅來。」

「我一見着這種自然之美，——他說，——『我就不能不相信上帝。有一種什麼東西抓住我這兒……』——他就指着自己的心胸，——『我完全驚慌起來，我成爲很可笑的人了。彷彿把我投到水裏去，我竟要哭出來。』」

「萊扎勃立覺得自己很好。他忽然得到久已不成出的活潑情態，他願意跳躍，逃跑，和小馬一般，還在草間打滾，發出快樂的呼聲來。」

他決定時候已到。這是真正的第一夜。

她新的蜜月到了，享受着他的和誦和希望。

後來他們看出他們的努力成爲虛幻的了，希望已經摧碎了。

失望和恐怖佔據着他們。萊扎勃立還是不肯降服，盡着非人類的努力。他的妻子被同樣的願望所興奮，被同樣的恐懼所震盪，天分上比他強健得多，時常準備着迎合他的藹愛，使自己避引他，不住的熾燒他低卑的情慾。

在十月初他們回到巴黎去了。

生活成爲極難堪的了。從他們嘴裏現在時常瀉出咒罵的話，卡塞冷嘆出了真況，對他們說出些兵士般的毒笑。

關於捉不着的遺產底思想永遠不住的攪上他們的心頭，使相互的關係日趨惡劣，並且使公共的生活發生破裂。郭拉現在提高着嗓音，舉動十分激烈，對待丈夫，和對待小孩一般。卡塞冷每天總要在吃飯的時候反覆地說道：『要是我有錢，我一定有許多的小孩……窮人自然而然自己要明白些的呀。』

他又朝着女兒說道：『你應該像我，但是……』——他一面很蔑視的聳着肩膀，一面把惡狠

狠的眼光投到女塔身上。

萊扎勃立並不辯駁，認自己比他所墮陷的那個市民階級高得多。部裏大家都注意出他的病態來。連科長都對他說道：「你不是有病麼？你變得也太利害了。」

「不，——他回答——『大概有點累了。近來事情太多，你自己也知道。』

萊扎勃立希望年終可以升職，在這個希望又現出模範的官員底勞力來。

但是他祇取得薪水的少數增加，比別人還少。他的丈人簡直一點也得不到什麼。

萊扎勃立氣得直鑽進心靈的深處，帶着恥辱的態度到科長那裏去。初次他稱他爲「墨歇。」

(Monsieur)

「墨歇託爾施白夫，既然我的地位不能增加，做什麼我要這樣累着做事情呢？」

託爾施白夫的巨頭直豎起來了。

「墨歇萊扎勃立，我已經對你說過，我們中間的這類談話我是不許發生的。再對你說一遍，從

你的這種地位和你同事們比較貧窮的情形上說來，你這樣的要求未免有點不大合適。」

萊扎勃立沒有力量支持了。『但是我也是一點也沒有呀。我們的姑母把一切財產都遺給我。』
們結婚所生的第一個孩子。我同丈人兩人還祇是靠薪水來生活呢。』

『即使你現在一無所有，——驚奇的科長反駁說，——『可是你總要有錢，也就快了。這不還是一樣麼？』

萊扎勃立出來了。他心裏對於不成功的升職，比取不到手的遺產還痛苦得多。

過了幾天卡塞冷到科裏，美人瑪慈臉上含着笑容出現了，隨着眼睛閃出小火光的畢托萊和神色興奮的蒲阿塞里都在門裏走了進來，——蒲阿塞里笑了一笑，向同事們彷彿和同謀人似的對看了一下。薩馮口邊上銜着烟管，照常坐在自己的高椅上，兩腳擱在橫木上面，和小孩子一般，在那裏抄寫公事。

大家都不言語。彷彿大家都等候着什麼似的。那時候卡塞冷在簿上登記着號目，照常朗聲的念着：——『圖龍。包辦李塞李艦軍官食堂食物事。——洛里央。台再繼救生團事。——勃萊司脫。試驗英產帆布事。』

萊扎勃立進來了。他現在每天早晨都是自己來取公事，因為丈人不叫信差送給他了。

當他埋頭理着亂堆到收文員的辦事桌上的公事的時候，瑪慈望着他，搓起手來，畢托萊轉動着烟捲，他臉上露着訕笑——忍不住的快樂情感底樣兒。

「薩瑪老丈，你不是有經驗的人麼？」

老人覺得現在人家要笑他，並且談論他的妻子，便一言也不發。

「你不是知道生養兒子的秘密，你不是有好幾個小孩麼？」

可憐的人抬起頭來。

「畢托萊，你曉得我不愛這樣的玩笑話。我不幸娶了這個婦人。我一看見她不貞潔的證據，我

立刻就同她離婚了。」

瑪慈用冷淡的聲音，一點不笑的問他：

「這樣的證據你不是有好幾種麼？」

「是的，先生——薩瑪冷然回答。」

「但是這個並不阻住你做幾個小兒的父親，大概有三四個麼？」——畢托萊對他說。

不幸的人臉紅了，便喃喃說道：「你打算辱我，畢托萊，但是你辦不到呀。我的妻子實在有三個孩子。我有根據去設想，第一個孩子是我的，其餘兩個我正不敢承認。」

「是的，——畢托萊說，——大家都說第一個孩子實在是你養的。這就够了。有親生的孩子，是如何好，如何幸福呀。我可以賭一個東道：要是萊扎勃立也能像你那樣，那怕生下一個獨養孩子，那末他就要快樂死了。」

卡塞冷停止寫了。雖然薩馮老丈不幸的家庭生活至今還當做他最不合適的訕笑和粗魯的譏諷底目的物，但是他並不笑。

萊扎勃立聚好了他應用的一切文件；但是覺得同事們正在那裏嘲笑他，便又着急，又生氣，可是因為驕傲的緣故還留在那裏，竭力設想是誰把他的秘密說給他們聽的。後來他憶起自己會對科長說過，便明白要是現在不給嚼舌的人來一個下馬威，一定要成爲全部裏的笑談。

雷阿塞里來回踱步着，繼續的冷笑着。他用叫賣商枯槁的聲音吶喊道：「養孩子的秘密！十個

生的，二個蘇快來請教養孩子的祕密呀！這個祕密是薩馮老丈發明的，外帶着許多可怕的詳細情形。」

除萊扎勃立和卡塞冷兩人外，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卡塞冷，你怎麼啦？」——畢托萊對收文員說，——「我不認識你了。你平常的快樂到那裏去了？薩馮老丈有他妻子養的孩子，你不是覺得可笑麼？我看這個很可笑。這個事情不是個個人能够辦得到呀。」

萊扎勃立從新開始整理文件，做出那種專心看公事，一點也不聽見的樣子，可是臉色灰白得利害。

薩阿塞里重又用那種叫賣商的口音讀說道：「關於承繼人取得遺產的方法。十個生的，兩個蘇。誰要？」

瑪慈覺得這樣的舉動太下流，並且以爲萊扎勃立奪去他暗中自己已經定好的富女，是對他所下的一種大恥辱，所以一直問他道：「萊扎勃立，你怎麼樣，爲什麼你臉色這樣灰白？」

萊扎勃立抬起腦袋，很注意的望着他同事的臉。他遊移了一會，嘴唇抖顫起來。他打算說幾句諷刺和惡辣的話。但是他一點也想不出來。祇回答道：『我怎麼樣？——沒有什麼。祇是很奇怪，你練得口才這樣好。』

瑪茲的背繼續靠着火爐，把弄着自己上掛的裙，笑着說道：『看誰會呀。我們弟兄們，連你也在裏面，不是樣樣事情能夠成功的。』

譁然的喧笑掩任了他的話語。薩馮老丈糊裏糊塗的明白現在並不在那裏笑他，便做出那種疑惑的姿勢，張大着嘴，抬高着握筆的手。卡塞冷保持着靜候的陣勢，準備伸手去投奔第一個侵犯他的人。

『我不明白你的話。你說的是那種的成功？——萊扎勃立喃喃說。』

美人瑪茲把一個衣裾放鬆了，燃着鬍子，用客氣的聲音說道：『我知道你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能够成功。我實在是冤屈你了。並且我們講的是薩馮老丈的孩子們，並沒有講到你的，因為你沒有小孩子。既然你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能成功，那末顯然的，你所以沒有兒子，祇是因為你並不

希望兒子罷了。」

「可是對於這件事情於你有什麼關係呢。」——萊扎勃立很激烈地問。

瑪慈聽出他那種惹事的聲音，也激烈起來：「請問，那一隻蒼蠅把你咬了呢？勞駕，你做得客氣些，否則，你要記得我的呢。」

「瑪慈先生」——萊扎勃立喊起來，恨得抖顫着，並且完全喪失了自制力，——「我不是好妝飾的美人，和你一般。我請你永遠不要再同我講話。我對於你，對於你們那類人，都毫無關係。」

——他就朝着畢托萊和蒲阿塞里兩人投了一下蔑視的眼光。

瑪慈忽然覺得真正的力量在於自制和譏諷。但是他的自愛心深受到刺激了，他打算直創自己仇敵的心胸。雖然他的眼睛裏發着電火，却做出那種善意的忠告人底慈良的口音，說道：「親愛的萊扎勃立，你越過了一切的範圍。自然我很明白你的憂愁。喪失全部財產自然是很難受的，尤其是因為這些小事情而喪失。你要是願意，我同你既是相好的同事，可以幫助你。這不過是五分鐘的事情。」

他還沒有說完最末的幾句話，萊扎勃立就拿起薩馮老丈的墨水瓶，一直拋到他的身上去。墨水濺了他的全面部，一瞬那間他竟變成爲一個黑人了。他轉着白眼珠，舉着拳頭，奔向過去。但是卡塞冷用身子擋住女婿，用手抓住瑪慈，推着他，用全力搖擰着他，拳頭擊下去，把他按在牆上。瑪慈強力掙脫掉他的手，開着門跑走了，一面還嚷着：『你們還記住我罷！』

畢托萊和蒲阿塞里兩人跟着走了。蒲阿塞里後來解釋自己的忍耐心，是因爲怕一加入爭鬪，就要把人置諸於死的緣故。

瑪慈走到自己秤裏去，就着手整理自己，但是他什麼也辦不成功。墨水恰巧是紫色的，那顏墨水既不褪色，還洗不掉。他又怒又着急，站立在鏡前，絞了一把手巾，擦起臉來。但黑顏色一擦更顯得深了，加上血充的緣故，竟成爲青紫色了。

蒲阿塞里和畢托萊兩人站在他傍面出計策。一個人提議用橄欖油擦臉，別一個人以爲應該用阿母尼亞來擦。便派人到藥房裏去。那裏又有人介紹一個方法，便給了一塊浮石和一種黃色的藥水。但是絕無所用。

瑪慈失望得倒在椅子上去。

『現在還可以去要求賠償，』——他說，——『你們能答應做我的公證人，到萊扎勃立那裏去，要求他賠罪，或接受我的挑鬧麼？』

兩人都表示贊成，開始想他們怎麼下手去辦。他們對於這類的事情一點兒不懂，可是不願意自行承認，又打算接着一切規矩去做，很膽怯的說出相反的意思來。決定去同一個被派到部裏來監督裝煤的繼長商量一下。原來他對於這個問題也是外行。他想了一會，便勸他們一直到萊扎勃立那裏去問一問，誰是他的公證人，然後再同那些公證人開談判。

他們便到萊扎勃立那裏去，但是沒有到門那裏，蒲阿塞里忽然止住步：

『遇有這類事情，大概都行戴着手套麼？』

畢托萊不堅決地站了一會：——『也許是這樣。』

但是要取手套，應該離開職務，可是科長不喜歡這樣。祇得派信差去，分咐他去取一包來挑選。商量了許多，用什麼樣的顏色。蒲阿塞里主張用黑的，畢托萊却認黑色在這種情形上不大合適。

後來各戴了一雙紫色的手套。

當他們戴着手套得意揚揚的走到萊扎勃立那裏去的時候，他抬起頭來，很嚴厲的問道：『你們有什麼事情？』

『先生，我們受着我們的知己朋友瑪瑟先生的委託，來要求你對於你所施給他的那種行為賠罪。如果你拒絕賠罪，你應該讓他用決鬥以作賠償。』——畢托說。

『怎麼？』——生氣的萊扎勃立喊嚷起來，——『他侮辱了我，還敢對我挑釁麼？請你們轉告他，說我蔑視他，對於他一切所言所行，我祇用一種蔑視來回答。』

蒲阿塞里作着悲劇上的態度，向前走了幾步：

『先生，你要逼追我們在報上宣布我們的記事錄，這個於你很好呀。』

『還真能危害你的名譽和你將來的前途。』——畢托狡滑地說。

着急的萊扎勃立把眼光從一人轉移到別人身上。怎麼辦呢？他決定遲延些時光再說。

『先生們！我在十分鐘內給你們回答。勞駕，等待在畢托先生的屋內。』

他一人留在屋內，用眼睛向屋的四周都轉到了，彷彿尋覓忠告和維持似的。

決鬥！他快要決鬥了！

他全身抖索起來，神氣完全頹喪了，好比平民百姓，從來沒有想到能發生這類飛來的禍事，並且還對於冒險和與此事相關的驚慌完全沒有預備，更沒有那種直望着威嚴的危險的勇氣。他打算立起來，但是他的心擊動着，兩腿彎曲着，他重倒在椅上了。他的怒氣完全消滅了；最後的力最離開他了。但是對於全衙門的議論的恐怖，各種談論和判斷的懼怕，引起了極微弱的驕傲來了；他不知道竟如此堅決，跑到科長那裏求教去。

託爾施白夫很驚奇，並且疑惑起來。他認決鬥是多餘的事情，並且怕不要因為所有這些歷史而使公務上雜亂無章起來。他反覆着說道：『我一點也不能夠對你出什麼主意。這是你私人的事情。於我完全無關。如果你願意，我給你寫一張條子給蕭克少佐。他對於這些事情十分內行。一定可以為你出些主意。』

萊扎勃立找着少佐，他竟肯擔任做萊扎勃立的公證人。還請了一位秘書做第二個公證人。

薩阿塞里和畢托萊兩人等着他們，還沒有脫去手套。他們又從傍邊一間辦公室裏拉來兩隻椅子，以便大家都能夠就坐。

大家都鞠躬了一下，各自就坐。畢托萊敘說了事實。少佐一聽，不由得回答道：「據我看來，事情是很正經的，但是還可以補救。應該先問一問兩方的意見如何。」

少佐是一個老狐狸精，心裏本以一切事件爲笑樂之具。

於是開始長時的議論。擬好了四封信稿。賠罪應該由雙方舉行。瑪慈宣言說並無侮辱萊扎勃之意，萊扎勃立則承認拋擲墨水壺太激烈了，所以對於自己的無節制表示歉意。

隨後公證人就分散開了，各自去找自己的被保護人。

瑪慈正坐在自己棹傍。決闊的境象使他十分驚慌，雖然他總希望對手方能够拒絕決闊。他往小圓鏡裏照看着自己左右兩頰——這種鏡子各官員都放一面在棹上，預備晚上離開職務的時候，在鏡前整理鬚子，頭飾和領結。

他讀完了取來的幾封信，帶着顯然的快樂態度，宣言道：「稿子我覺得很合適。我可以簽字。」

萊扎勃立那方面也毫無爭論的贊成公證人的意見。

『既然你們是這種意思，我也祇好服從，』——他說。

於是四個公證人又聚在一塊兒。他們交換了書信，很具禮貌的鞠躬起來；問題既認爲解決，便各自散了。

全衙門裏發生了得未曾有的恐慌。官員們從這科跑到那科去，互相傳着各種的新聞；大家都站在廊裏。

後來一打聽事情業已調解好了，大家都失望起來。

『因爲這個萊扎勃立總是沒有孩子的呀，』——有一個人說。

生着翅翼的話語遍傳到各處去。一個官員竟對於這個題目編了一首滑稽歌。

等到一切事情都已辦完的時候，蒲阿塞里忽然提起一個問題來：『現在兩仇敵方面應該怎樣互相對待呢？他們相遇的時候應不應互相照呼，或者應該裝出大家不相識的神氣呢？』

於是決定使他們兩人彷彿偶然在託爾施白夫的辦公室裏相遇，當科長面前互相交換幾句

客氣的話。

這個禮節立刻就實行辦理，瑪慈趕緊坐在關閉着的馬車裏回到家去，還希望無論如何弄乾淨自己的臉面。

萊扎勃立和卡塞冷兩人一同出衙門。他們並行着，一言也不發，互相惱怒所發生的事情。萊扎勃立走進自己屋內，把帽兒往廚櫃裏一扔，向妻子喊道：『唔，够我受的了！因為你，我還要決鬥呢！』她很驚奇的望着他，一下子生氣起來：『決鬥爲什麼？』

『因為爲着你的事情瑪慈侮辱了我。』

她走近了幾步。

『爲着我的事情這又是什麼呢？』

他憤激得往椅上一輪，續說道：『侮辱了我……詳細說我覺得可以不必了。』

但是她還是堅持着說道：『我願意知道他能够說我些什麼話。』

萊扎勃立臉紅起來，喃喃說道：『他說……他說……唔，關於你不生養的事情。』

起初她驚愕起來；後來竟發生了狂激的神氣，於是她天然的，純粹父親的粗暴性質，本來隱匿在女性的包皮裏的，竟暴露到外面來了：

「我我不生養他？怎麼想到這層？這個是我同你纔不生養你？難道是男子麼？祇要我別個丈夫，不論他是誰，我也要有孩子了。還要這樣談論！嫁給你這樣的爛貨，還好麼……唔，你怎麼回答這個惡人的？」

萊扎勃立被與作起來的風浪所懼，喃喃說道：「我……我朝他臉上給了他一下。」
她很驚奇的望着他說道：「但是他呢？」

「他派了公證人來見我。就是這樣！」

現在她對於這件事情或出興味來了。她是一個婦女，竟被這件事情的戲劇方面所吸引了。她忽然對於這個預備為她的緣故犧牲自己生命的人生出幾許敬重心來，所以一下子，竟靜着氣兒，問道：「什麼時候決鬪呢？」

他安然答道：「不會決鬪了。公證人把事情調停好。瑪瑟對我賠罪了。」

她用充滿着輕視的眼光向他望了一下：

「啊！人家當着你面把我侮辱了，你都容忍下來，還不要求補償。已經很够把你顯成小膽人了。」
他着急起來。

「止聲！保持自己的體面，我比你知道得多呢。這就是瑪慈的信。你念一念，自己就知道了。」

她取了那張紙，念了一下，猜透了怎麼會子事情，嘲笑着說道：「你也寫信麼？這樣說，兩人都很膽小！這些男人真是飯桶呀！要是我們處在你的地位上……但是侮辱的是我，是我——你的妻子，並不是你。自然你很滿意這樣的信。不過你沒有能耐養孩子，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你同婦女這樣稀鬆，正和同男子們一樣。唔，上帝竟賞給我這樣的丈夫啊！」

她的聲音和手勢忽然與父親十分相像起來；她說着話，具有兵士般的粗暴態度。

她兩手揀在腰際，身材又高，體格又合適，又強壯，挺着胸脯，望着坐在她前面，臉色死白，頭髮已微禿，帶着律師式短鬚的低矮身材的人。她打算掐死他，壓死他。她就用響亮而且強壯的聲音重複說道：「你做什麼事都沒有用，簡直做什麼也無用。就在辦公事上人家也要趕到你前面去。」

門開了，門限上顯出被喧鬧的聲音吸引來的卡冷塞來。

「你們在這裏做什麼？」——他問。

「同這個東西講理呢，」——她回身向父親說。

萊扎勃立抬起眼睛來，不由得異常驚愕他們父女相同之點。從他的眼睛上彷彿落下了一塊包布，他們在他面前便顯出真面目來了：父女兩人都是一個種類，同樣的粗暴而且鄙野。他覺得自己是已墮落的，被注定同他們活一世的了。

「你要同他離婚纔好。同太監住在一起實在沒有多大快樂，」——卡冷塞說。

萊扎勃立像被刺螫似的跳將起來，惱怒得抖顫起來，被這兩句話侮辱得太深了。他跑到丈人面前，言語錯亂地喊嚷道：「出去……從這裏出去……：：：：你在我的屋裏……：：：：聽着……：：：：出去！你那腿不要再跨進我門限裏來……：：：：」

他從廚櫃上取了一隻礦泉水瓶來，搖揮着和舞棍一般。

卡冷塞膽怯起來，便舉步向門外去，口內喃喃的說着：「他這是怎麼啦？」

但是萊扎勃立的怒氣並沒有消——他被惹得太利害了。他妻子正很奇怪的望着他憤激的樣子，他就回身向她，一面把瓶兒放在櫃上，一面用非自己的聲音喊道：「你呀……你呀……」他找不出合適的字來，竟毫不設想的站在她面前，帶着褻視的臉兒。

她朝着他的臉哈哈大笑起來。

這個笑聲更把他侮辱得深了。他發顫起來，投奔向她，用左手抓住頭頸，用右手對她施猛暴的打擊。她容貌失色，喘息不已，倒退到牀前，仰臥上去。他還不肯放手，繼續毆打。後來忽然立起身來，面色憔悴，深深的喘氣；他開始對於自己的憤激氣慚愧起來，便喃喃說道：「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這樣。」

她仰臥在牀邊上，一動也不動，彷彿死人一般，用手掩着臉兒。他走近過去，十分着急，不知道現在怎麼辦，等待着她張開臉來，他就可以看見她的情形怎樣了。過了一會兒，他的不安心增漲起來了。

「郭拉！郭拉，聽着，」——他終於微語起來。

她不回答，也不動彈。她怎麼啦？怎麼怎麼辦呢？

他怒氣的消去，正和來時一般的迅速。他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卑鄙的事情，差不多成爲罪人了。以他這樣有學問，聰明，有容忍心，有判斷力的人，竟毆打了婦人，自己的妻子。受着懺悔所引起的柔情底壓迫，他便打算請求饒恕，跪將下去，吻這個被打的臉兒。他用手指去觸動她一隻挺着臉的手。她彷彿並沒有覺着他的接觸。他就撫摸她，安慰她，彷彿安慰剛被懲治的狗似的。她一點也不理。他又試着說話起來。

『郭拉，聽着。郭拉，聽着，我錯了。』

她躺在那裏，彷彿死人一般。那時候他試着把她的手從臉上挪開。她並不抗拒，他就看見一隻眼睛正很注意的望着他，帶着不安和驚慌的神氣。

『郭拉，聽着，——他開始說，——我發火太大了。這是你的父親引我到這種樣子。那兒能這樣辱人。』

她不回答，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一般。他不知道，怎麼說，怎麼做，便朝她的耳傍吻去；他立起身

來的時候看出她眼角上有一粒淚珠，粗圓的淚珠，從眼睛裏流出來，很快的滑到臉頰上去了。眼眶抖顫了，眼睛轉動了。

他又難受，又着急，展開了懷抱，躺在她附近，用嘴唇擱開她別一隻手，吻起她的臉來。

『我可憐的郭拉，恕我了罷，說你饒恕我了罷。——他哀求着說。』

他把她偎抱在自己身上，撫慰她，向耳傍微語着柔和的話語，能想出什麼話來說。

她這一切都不理。但是她漸漸兒停哭了。他們互相擁抱着，躺了半天。

薄暮蒞臨了，黑暗裏滿了一間小屋。在屋裏完全黑暗的時候，他興奮起來，用各種方法說出了自己的想詞，使他們的希望重又復生起來。

後來當他們從牀上起身的時候，他的臉和聲音裝出一種普通的態度，彷彿一點也沒有特別事情發生似的。她呢，簡直軟和下去，聲音越發柔和了些，用一種隨從而且和藹的眼光望着丈夫，好似意外的毆打安定了她的神經，軟化了她的心靈似的。

『你的父親大概一個人一定悶得很，——他安然說，——你快到他那兒去。也就是吃飯』

的時候了。』

她出去了。

果真已經有七點鐘，女僕回說晚餐已經預備好了。卡塞冷又安心，又含笑地同着女兒走進飯廳裏去。大家都坐下了，整個晚上在溫和的談話裏經過，這是他們中間從來沒有過的，——彷彿發生了一件大家都快樂的事情。

(五)

但是他們的希望生而復生，却終沒有成功。雖以萊扎勃立的固持和他妻子的堅耐，而他們的期待終屬枉然，失望月月地增長起來，佔據了他們的心靈。

他們不住地互相責備他們所遭的不幸事情；又失望，又疲弱的丈夫還待受粗暴的卡塞冷的惡氣；他在家庭的範圍裏口口聲聲稱他爲「雄雞」，大概是回憶那天女婿因爲他說了「太監」一個字，打算把瓶兒擲在他臉上時的情景的。

女兒同他兩人是自然的協約國，一想到這份鉅大的財產如此近便，却又如此難以取到，便不

免忿形於色；又因為這個陽萎的人是他們不幸的原因，所以他們祇知道想法欺侮他，壓抑他。

每天吃飯的時候，郭拉反覆說道：「我們的飯糞太壞。要是我們有錢，自然不致於如此了。可不是我的錯處呀。」

萊扎勃立每逢到部裏去的時候，她便從屋內向他喊道：「把傘兒拿着，否則，回來的時候又要污穢得和馬車輪兒一般了。你迫着不能不做這種書記的職業，可並不是我的錯處呀。」

要是她自己預備出去呢，便又要找個機會責備他：「你想想，如果我嫁給了別人，早就有一輛馬車伺候着我了。」

她每分鐘，並且逢着每椿緣由，都回憶到這件事情上來，加丈夫以種種的責備和侮辱，認他一人是錯的，認他一人是負喪失他應有的銀錢的責任的。

一天晚上他氣極了，對她嚷道：「你給我閉嘴了罷！我們沒有孩子，原來祇是你，你一個人——聽着，——錯的呀，因為我……我已經有小孩了。」

他在那裏說謊，但是他寧捨別項處分，不願受永遠被認為無力的責備和恥辱。

她奇怪起來，望着他的眼睛，竭力去猜透內中的真情。她一明白他在那裏說謊，便很輕蔑地說道：「你有小孩？你有……？」

「是的，小孩，私生子，我養他在阿史涅爾那裏」——他很隨便地回答。

「我們明天到那裏去。我要知道那一個是你的孩子。」——她安然說着。

他臉紅到耳根那裏，喃喃說道：「隨你便罷。」

第二天早晨她七點鐘以前就起來了，對於他驚奇的問題回答道：「我們要去看看你的孩子去呀。那是你昨天晚上答應我的。也許今天你又耍說沒有了麼？」

他很快的從牀上跳起來了。

「我們不是去看小孩，還是去找醫生。他要證明我們沒有孩子是你的錯處。」

「好了，我也不求什麼別的。」——她帶着深信自己的那種婦人的嗓音回答着。

卡塞冷自承到部裏去報告說女塔有病了，於是夫妻兩人便在一一定的時刻內叩着萊菲里奧醫生的門。——萊菲里奧醫生著有幾部專門研究產孩的書籍，是隣居的醫生指點給他們的。

他們走進一間接待室裏去。室內糊着帶金邊的白紙，陳設得十分惡劣，雖然椅子很多，却完全顯得是空而無人住的。兩人坐下了。萊扎勃立聲響得抖顫起來，他還有點慚愧。他們的班兒輪到了，他們便到診室裏去；一個低身材的肥人又有禮貌，又冷淡地接待着他們。

他等候着他們解釋自己來治病的原因，但是萊扎勃立臉漲紅到耳際，竟沒有這個勇氣。他的妻子這纔決定同醫生講明，便帶着那種為一定目的，準備犧牲一切的人底平靜的聲音說道：

「大夫，我們來找你，因為我們沒有孩子。這個可是於我們能否取到鉅大的財產，大有關係。」大夫診視了許久，還瑣瑣碎碎的盤問他們。郭拉並不顯出若何驚慌的態度，一任醫生注視地研究自己，正和那種被高尚的興趣所興奮，所維持的婦人一般。

醫生診視了兩夫婦差不多有一點鐘之久，沒有找出任何的缺點來。

他說：「我看不出什麼不正常和特別的地方來。這類的事情很常遇到。要是人們性質不同，也能發生這種事情。既然我們能看見因為性質不同家庭失和的例，那末身體上的不適合有時能引起不產的結果，也無足為奇了。太太，據我看來，你體格很好，能於生產。先生，你雖然沒有出乎正

軌的地方，不過彷彿瘦一點，也許是因為醉望做父親的緣故。讓我聽一聽你的胸脯。」

萊扎勃立很驚慌地脫下坎肩，醫生許久時候把耳朵倚在他的胸際和背上，以後又極細緻的擊打他的身體，從肚腹直到頸際，從腰間直到後腦。

他在心的第一聲上找到了輕微的出軌，在肺上找到了驚慌的徵候。

「你應該好好兒注意自己。現在不過是貧血症，虛弱症。這種傾向起初並無重要的關係，可是不久就要變為不治之症。」

萊扎勃立恐懼得臉兒發白着，問他怎麼辦，醫生就給他定了一種嚴厲的制度。鐵，生肉，每天吃幾次牛肉汁，身體的練習，靜心和夏間住在鄉村裏等等。以後醫生又給他們說了幾個在丈夫身體或覺得舒服時候的辦法，還講了些屢顯效驗的實際上的指示。

診一次病他們一共化了四十個佛郎。

他們一走到街上，郭拉已經預見出將來的情形，便帶着隱怒說道：「丈夫很好，不用說了！」他並不回答。他走在街上，全身被恐怖所據，回念着，並且估計着醫生的每句話。也許醫生驅他

麼？他爲無希望的人麼？他不再想到遺產和小孩了。現在問題已講到他的生命上去了！

他覺得他聽得見自己肺上的喘聲和心裏的擊動。走過杜萊里的時候，他覺得軟弱得很，打算坐一會兒。他妻子生氣得一人站立在那裏，爲的是用她那充滿着蔑視的憐惜心底眼光還深深的欺壓他。他很困難地呼吸着，爲驚慌而引起的喘息越發增加起來了，他用左手指摸着右手腕，數起脈息來了。

郭拉不耐煩地蹬着脚步，問道：「你這些麻煩事情快完了沒有？走罷，也終要走啊。」他帶於被犧牲的態度立起身來，同她一塊兒走着，一句話也不說。

卡塞冷一曉得到醫生那裏去診病的結果，不由得憤怒起來，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喊嚷道：「真是得着寶貝了！不錯！真是得着寶貝了！」

他就用那種瘳惡的眼睛望着女塔，彷彿準備吃他下去似的。

萊扎勃立絕對的不去聽也絕對的不聽見，祇想着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受的危險。他們父女兩人那管隨便怎麼喊嚷，他們有什麼呢，可是他覺得自己的皮兒還很寶貴呢。

他的桌上發現出藥瓶來了，在吃飯的時候，不管妻子怎樣含笑，和丈人怎樣哈哈大笑，他總是對量自己服的藥水。他每分鐘必要照一照自己的臉，摸一摸心的跳動；他吩咐把他的牀舖在放衣服的黑屋裏面，打算拒絕同郭拉有身體上的接觸。

他對於她現在覺得生出一種畏懼的嫉恨心來——這種嫉恨心還與蔑視和嫌惡混和在一起。一切的婦女他現在覺得是奇怪而危險的動物，其任務在於殺害男子。對於沙爾洛脫姑母的遺囑他想着祇當作一種久成陳迹而且幾乎因而致死的險事。

又過了幾個月。到期限終滿日祇剩着一年了。

卡塞冷在飯廳裏掛了一個大日曆，每天早晨總要從上面揭去一天。他感出自己的無力來，他想到這份遺產一天天地遠去，便十分失望起來；他又想到爲着兩千佛郎可憐的津貼要死守在衙門裏頭，心裏又非常懊惱，引起了他可怕的粗暴性質，還在每分鐘內準備由這種性質移爲武力的裁判。

他一看見萊扎勃立，就興起毆打他，踐踏他，壓倒他的狂念。他對他有一種無窮的仇恨。每次門

一開，萊扎勃立走進來的時候，他覺得一個盜掠神聖的寶物，家庭的遺產底賊闖進他屋裏來了。他恨得他甚於死仇，而對於他的軟弱，尤其對於他的小膽，更加蔑視，因為他懼怕自己的健康，竟連那公共希望所擊的試驗都一律拒絕了。

萊扎勃立簡直遠離着妻子，彷彿永遠沒有接近過她似的。他再也不走到她面前去，不接觸着她，還避開她的眼光，一半爲着羞恥，一半還爲着懼怕。

卡塞冷每天要問女孩：「唔，怎麼樣，你丈夫決定了沒有？」

「爸爸，還沒有。」——她回答。

晚間吃飯的時候總要玩幾齣難受的戲文。卡塞冷不住地反複說道：「男人既然在夫婦之道上無能，就不如死掉了，讓位給別人。」

「郭拉湊上去說道：世界上也真有這路人，他唯一的目的就在於做周圍的人底障礙物。」
萊扎勃立咽下自己的藥去，一言也不發。

丈人終於呼喊着地道：「你聽着！要是你現在，當你好的時候，還不變你的習慣，那末我就知道

我的女兒要怎麼辦啦……」

女塔帶着疑問，抬起眼睛來，已經預見出一切新的垢辱。

「她要給你找到代理人，——卡塞冷說，——『可惜她以前竟沒有這麼做。遇着這種軟弱的丈夫，什麼都可以容許的。』」

萊扎勃立臉上發出青紫色來。他答道：「我並不阻止她隨從你的好忠告。」

郭拉垂下眼睛去了。卡塞冷覺得越過了範圍，自己也有點難爲情起來了。

(六)

在衙門裏他們兩人對待得都很和氣。在他們中間發生了一種靜默的同意，還在同事面前隱藏着自己仇恨的家庭關係。他們互相稱呼，總是『親愛的卡塞冷』，『親愛的萊扎勃立』。還對笑着，假裝做快樂，幸福，而且完全滿意自己的共同生活底人來。

萊扎勃立和瑪瑟平日相處，都帶着一種仇敵預備決鬪時似的客氣態度。未成的決鬪，——這種決鬪使他們一想到都要抖索起來，——竟在他們中間建立了過度的客氣和注意，也許因此

生出互相接近底秘密的願望，這種願望是由於懼怕發生新衝突而起的。人家從傍觀察着他們，極贊成他們所持的客氣態度，足以證明他們很會顧到體面的問題上去。

他們在遠遠裏就脫着帽兒，互相鞠躬起來，帶着那種正經而充滿着尊嚴的態度。

他們並不談話；兩人都不願意，或者也許是不敢，開頭說話。

但是有一天科長很忙的叫萊扎勃立到他那裏去，所以萊扎勃立爲表示自己的勸謹起見，便跑着過去，不料在廊的轉灣處全身撞在一個迎面過來的官員身上。原來就是瑪茲。兩人都退後了一步，萊扎勃立着急中帶着特別客氣的態度問道：『我沒有撞痛你麼？』

『唉，沒有一點也沒有。』

從此他們每逢遇見時總要交換幾句話。以後他競爭起惡烈來，竟彼此效起勞來，因此又發生了幾許的親密，一變而爲受着節制的接近，正和那種互相警戒着，還有點搖動，怕因此相互引下起的人們接近一般。終於因爲相互的客氣和時常的遇見他們中間便發生同事親密的關係。現在他們時常在收文員的屋內聚會，談論一切新聞。萊扎勃立已棄去了前程遠大的官員的

面目。瑪慈也停止設想自己做交際界裏的人物。卡塞冷也同他們一塊兒加入談話，很具興趣地注意着他們的友誼。有時候他望着那個美麗的人走開時高身合格的軀幹，便望着自己的女婿，喃喃地說道：『至少他是一個好人呀！』

一天早晨，當他們四人都聚集起來的時候，薩馮正要坐下去抄寫公字，可是所坐的椅子大概是被一個開玩笑的人錘了點下去，竟折斷了，他便不由得連嚇帶叫的墮到地板上去了。

其餘的人都跑過去幫助他。收文員說這是共產黨人所為，瑪慈一定要看一看受傷的地方。他同卡塞冷竟預備把老人的衣裳脫去，以便紮綑帶。但是他着急地抵抗着，喊嚷着說他絲毫沒有跌傷。

當快樂的心情過去了一點的時候，卡塞冷忽然喊道：『瑪慈，怎麼樣，禮拜那天你不到我們那裏來吃飯，作你我友善的表示麼？這個能使大家，我的女婿，我和我的女兒，得到快樂；她已經很知道，因為我們時常提起那裏的事情，你答應麼？』

萊扎勃立也在一傍主張着，不過自然是比丈人顯得冷淡些——

「真的，你來罷，你能使我們得到快樂。」

瑪瑟匆忙中搖惑不定，一想到他要是到萊扎勃立那裏去，對於大家將要發生如何影響，便合笑起來。

卡塞冷又催他道：「唔，答應麼？」

「得啦！我接受你的邀請了。」

父親一回家去的時候，就對郭拉說道：「下禮拜瑪瑟要在我們那裏吃飯。」她不由得有點奇怪，便喃喃說道：「瑪瑟……啊！」

她竟臉紅到鬢腳那裏，自己不知道爲着什麼。她時常聽見人家講他，講到他的儀容和他對待婦女的成績。他在部裏以膽大而且穩健的人著稱，她也早就打算同她相識。

卡塞冷一面擦着手，一面繼續說道：「你要看見，他是如何美麗而且敏捷的人呀。高高的身材，真正的起彈兵，並不像你的丈夫一般。」

她絕不回答，却含羞起來，彷彿人家已經猜出她心裏在那裏想他似的。

這個禮拜的飯餐也張羅得和以前請萊扎勃立吃飯時一般。卡塞冷討論着飯單，要求一切東西都要弄得好些；在他的心裏彷彿生出一種混沌的希望來了，他被一種神祕而無疑的預覺所安，不由得快樂起來。

一早晨他異常興奮的觀察着一切的預備。萊扎勃立那天正辦着一件頭天晚上由部裏送給他的緊要事件。那時候正是十一月初頭，沒有幾天就是新年。

七點鐘的時候瑪慈與孜孜的來了。他完全不勉強的走將進來，給郭拉送來一大把薔薇花，說了許多客氣的話。他用一種慣在社會裏周旋的人自由的聲音說道：「我覺得我彷彿已經有點認識你了，彷彿我已經認識你還在小姑娘的時候。已經有多少年我聽見你父親談到你呀。」

卡塞冷一看見花，便喊道：「喔，你真是費心呀。」

可是他的女兒正想到萊扎勃立在第一次拜訪的時候並沒有送給她花兒。

那個美麗的官員顯得十分喜悅，從心靈裏笑出來，彷彿初次來見自己的老朋友似的，還給郭拉說些天真爛漫的恭維話，因此她那兩頰不由得飛紅起來。

他認她是很柔媚的，她覺得他也是能勾引人的。他走後，卡塞冷問道：「啊？怎麼樣？他好不好？」據說婦人爲着他都要發瘋呢。」

郭拉自然不能比父親這樣老臉，可是也直認她覺得瑪慈是很有意思的人，並且還不自己虛飾和她所預期的似的。

萊扎勃立在這一次看來不大累乏和憂愁，竟同意說他在起初認識的時候實在「不大曉得他。」

瑪慈此後就到他們家裏去，走動起初很稀，後來竟密了。大家都喜歡他，恭維他，並且服伺他。郭拉爲他預定心愛的藥。他還立刻同兩個男子十分接近，意使他們沒有他便要無從生活起來。那個新友時常領大家到戲院裏，坐在由新聞記者那裏得來的優待座上。

深夜他們從戲園裏出來，在充滿着人的街上步行着。瑪慈同郭拉在前面走着，並肩兒跨着齊整的脚步，彷彿造成來就是攜手走着的兩個物件一般。他們輕聲談話，互相都極了解，並且勉強地對笑着；有時候她就回轉身來，望父親和丈夫一下。

卡塞冷用善意的眼光向他們望了一下，竟常常完全忘記了他對女瑒說什麼話，自然而然的說道：『他們互相很相像，看着他們在一塊兒真很有趣呀。』

葉扎勃立安然答道：『他們差不多是一樣的身材。』

他覺得很有幸福，因為他的心痛病減少了，走快時他呼吸得很少，自己便覺得強壯起來；對於女人的惡感漸漸兒消滅了，並且女人惡毒的玩笑話好幾時也忽然停止了。

新年裏他取到升職了。他心裏喜歡得利害，所以一回家去，便大吻起妻子來，那是最後六月內的第一次。她簡直着慌起來，對於他這種舉動深致不安，彷彿內中含有什麼無禮的事情似的；恰巧瑪慈過來向她致敬，並且賀新年，她便向他望了一下。他當時也着慌了，便回身向窗，彷彿不願意見這種樣子似的。

卡塞冷不久又成爲易怒而且惡毒的人，又朝着他的女瑒說出些玩笑話來。有時他還和瑪慈亂纏起來，彷彿他對於準備着傳佈在他們上頭的糟心事情也是有錯似的。

祇有郭拉一人十分安靜，並且完全滿足，還有幸福，好像忘記了那個性命交關的期限快要臨

近似的。

三月到了。一切希望悉已喪失，因為七月二十日就是沙爾洛脫姑母死後的三週年。

早春蒞臨了，草兒暴發起來。瑪瑟向大家提議在星期日到塞納河畔去遊玩，尋探矮樹下的紫羅蘭。

他們乘着早車動身，到了梅奈，拉菲脫。樹兒還是禿着，感出冬天的氣息，但是草已經發出鮮綠，雜以藍白色；菓樹在小山的斜面上佈滿着玫瑰色的葉團，在柔嫩的樹枝上面發出葉紐來。

塞納河上因為新近下了幾天雨，在岸傍翻起沈重的浪兒，岸上積滿着春日泛濫的水。田地四周圍都很潮濕，彷彿剛從水裏出來似的，微薄的蒸氣從地上升出來，迎着春日初次和暖的日光。他們在花園裏散步。卡塞冷神氣嚴冷，比平常顯得憂愁，用手杖擊着土塊，很憂愁的想着臨近而無從避却的不幸事件。萊扎勃立心緒也極惡劣，怕在草地上弄濕了腳；他的妻子和瑪瑟兩人在那裏採拾花朵。郭拉近來看着不很健康，又疲弱，臉色又死白。

她立刻就累乏了，要吃早飯。大家便到半已破舊的磨房對面底飯店裏去。於是在河岸旁涼亭

裏擺了一張木棹，端出巴黎人到城外去時行的早飯來。

吃了炙白魚，嚼了山藥燒牛肉，便吃起生菜來；郭拉忽然立起身來，跑到河畔，用兩手把飯單放在嘴唇上面。

『她怎麼啦？——萊扎勃立不安地問着。

瑪慈臉紅起來，很着急地喃喃說道：『我不明白……她剛纔還很康健着呢……』

卡塞冷彷彿凝結住在那裏了，在舉起着的手裏正握住帶着生菜的叉兒。

他立起身來，打算去看一看女兒。他終於僵着身子，看見了她的面龐；她俯首到樹蔭上面，站在那裏，顯見得心裏不很舒服。他的頭裏，似閃電一般，閃過了一段疑雲；他的兩腿彎了，他就墮到椅上，把充滿着疑惑的眼光射到兩個男子身上。瑪慈和萊扎勃立同樣顯得十分不安。卡塞冷又用發愁的眼光釘住他們，還不敢說，因為不安和希望，都發起呆來。

在深沈的靜默中過了一刻鐘。郭拉終於來了，臉色死白，很艱難的跨着步兒。誰也不對她下直接的問題。可見每人都猜到了那個幸福的事件，却以為不便說，心裏直願意知道究竟，可是同時

又怕曉得。祇有卡塞冷問道：「你好些麼？」

「是的，好些。」——她回答。——「這是小事。祇是我們早些回家。我的頭有點痛呢。」

歸途間她拉住丈夫的手，彷彿願意借此表示一種尙不敢發現的祕密似的。

他們在聖拉作爾車站就行分散。瑪慈推託有一件事情偶然忘記了，便向大家握手後自去。

卡塞冷乘同女兒女婿留在在一起的時候，就問道：「吃早飯的時候你怎麼啦？」

郭拉並不一下子就回答；隨後經過了幾許的搖惑以後，纔開口說道：「沒有什麼。心裏有點發惡。」

她慢慢兒走着，嘴唇上顯出疲勞的微笑。萊扎勃立的心緒十分劣惡。他又心焦，又着急，他的腦筋裏正轉着不快而相反的意思。奢侈的酷望，和盲目的惡毒，隱密的羞恥和膽怯的忿恨正佔據着他。他正像睡眠的人，爲着朝晨不看見從窗簾裏穿進來，斜射在牀上的日光，竟緊閉起眼睛來。他一走回家，就推說要辦要緊的公事，回屋去了。

當時卡塞冷把兩手按在女兒肩上，問她道：「你不是有孕了麼？」

『是的』——她微聲說，——『大概是的。——已經兩個月了。』

她還來不及說完那句話，他竟樂得跳將起來，後來就開始在她周圍跳起『孔孔』舞來，——那是過去軍營生活的回憶。他舉起腿來，不管自己身體怎樣肥胖，竟自跳起來，跳得全屋都抖動了。傢具墮下來，酒杯在廚櫃裏作響，掛燈抖動而且搖曳，彷彿在船上一般。

末後他一把抱住自己親愛的女兒，很熱烈地吻了她好久。

『到底有啦』——他輕輕兒擊着她的肚腹，——『這裏面有啦。你對你丈夫提了沒有？』
她忽然不安起來，喃喃說道：『沒有……還沒有……我……我……我等着呢。』

『好好』——卡塞冷喊着，——『你不很方便。你等着，我自己去對他說。』

他就奔跑到女婿的屋兒裏去。萊扎勃立並不在那裏做什麼事情，一見着他，就跳起來了。但是卡塞冷不讓他醒悟過來，就說道：『你知道，你的妻子懷孕了麼？』

萊扎勃立站在那裏，又不安，又着急，紅色溼到他臉上來了。

『什麼怎麼？郭拉麼？你說什麼……？』

「我說她懷孕了；聽見了沒有？這真是幸福！」

他喜歡得抓住他的手兒，緊握着，還搖撼了一下，彷彿願意賀他，向他道謝似的，總反覆着說道：「到底有啦。多好呀！多好呀！祇要想一想，我們的遺產。」

他再也沒有按捺的力量，便把他擁抱起來。

「一百萬多，你祇要想，有一百萬多呢！」——他喊起來，又打算跳舞，但是忽然止住了。

「我們去罷，她等着我們呢！那怕吻她一下呢。」

他抓住他的腰，一下子把他推到郭拉所在的那間大廳裏去了。她站在那裏，正很恐懼的期待着。

她一看見丈夫，不由得退後了幾步，被強烈的驚惶所佔據着。他站在她前面，面色又白又難看。他具有審判官的樣子，她就是被告。

「你大概懷孕了麼？」——他終於說起來。

「大概是的。」——她顫聲微語着。

卡塞冷抱住他們兩人，偎依在一塊兒，喊道：「你們互相親吻啊！這是一定有的了，我想！」

他一放鬆他們，竟喜不自勝地宣言道：「事情終於贏了！現在就可以在鄉下買一所房子。你在那裏總可以痊愈些。」

萊扎勃立一想到這層，竟震顫了一下。

丈人續說道：「我們可以請託爾施白夫夫婦到那裏去，又因為他的幫辦要辭職走，所以你就成爲他的繼承人了。這已經又往前升一步了。」

當卡塞冷在那裏說話的時候，萊扎勃立的限前正隨着轉過將來的圖畫。他正在鄉下河畔優美的白屋的門前迎接着科長。他穿着光亮的夏服，頭上戴着巴拿馬帽。

有一種甜蜜的東西充滿着他的心靈，一種暖氣和柔氣流遍了全身，他覺得自己已經康健起來了。

他一言也不發，可是已經微笑起來。

卡塞冷幻想起來，被將來的圖畫所沈醉，便德說道：「誰知道呢？我們還可以取得點勢力。你也

許能成爲議員。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跨進地方的社會裏去，快快樂樂的過起活來。我們可以買一匹馬和一輛輕車，以便每天坐到車站上去。」

在萊扎勃立的腦筋裏生出了奢侈、華美和舒服的圖畫。他一想到他要自己駕起輕便馬車，和他所時常羨慕的富人一般，——這個思想不由得把他完全戰勝了。他不能够止住不說了。

「喔，不錯！這是很好，不錯！」

郭拉一見他降服下去了，也微笑起來，又受感動，又表示感謝的意思。卡塞冷把一切疑惑仍在一傍，宣言道：「我們今天到飯店裏去吃飯。真是的！我們也應該吃一頓了呀。」

他們三人一塊兒回家去的時候，心裏都很高興，萊扎勃立眼皮都成雙層了，心裏毫無所設想，竟不能走到自己黑暗的屋隅裏去。爲偶然的緣故，也許是爲遺忘的緣故，他躺在妻子的空牀上面。整夜裏他覺得牀在他身底下搖動着和船兒一般，還傾斜到一邊兒去，顛覆了……他還覺出一種海病的輕微候來。

他一醒來的時候，看見自己擁抱着郭拉，不由得十分奇怪起來。

她張開眼睛來，微笑了一下，並且吻起他來，露出優柔和感謝的情感。後來她用一種嬌美的好人輕微的聲音說道：『要是你願意寵愛我，就不要到部裏去了罷。現在你可以不必如何勤謹；我們不久就要很有錢了。我們兩人到城外去，完全我們兩人。』

他不由得生出一種甜蜜的懶態來，正和過了累乏的假期以後一般。他不肯離開溫暖的牀鋪，他願意很長久的留在那裏，一點也不做什麼事情，祇是享受溫柔的滋味。從來經驗過的，對於休息的強烈的需要，鍛住了他的心靈，他的身體。他頭腦老是轉着一種混沌的快樂的思想：『我將要有錢，並且獨立了。』

但是他忽然生出一種恐怖心來，他簡直輕輕的問起來，彷彿怕牆頭偷聽了去似的。

『你一定曉得是有孕了呵。』

『是的』——她立刻就安慰他，——『我決不會弄錯。』

他總還有點不安，便很謹慎的摸起她來。他觸着她漲起的肚腹，就說道：『是，對的，不過到規定的期限還不會生養。那末我們的權利或許還有可爭論的地方。』

他的話引起她那方面的盛怒來了。

「得啦，恕了我罷！在一切生氣，勞力和一切的努力以後，還要恥辱自己？不，不——」她就坐起在牀上，因為這種恥辱的預想深感起不安來了。

「我們立刻就到公證人那裏去。」——她說。

但是他以為應該先預備醫生的證書。他們就到以前那候萊菲里奧醫生那裏去了。

那位醫生立刻就接見，並且迎頭問道：「唔，怎麼樣，有幫助麼？」

夫婦兩人臉紅到耳際，郭拉有一點慌張了，喃喃地說道：「大夫，大概是的。」

醫生擦起手來。

「我就是這般想。我勸你辦的方法總是有效的，——夫婦中祇有一個人完全沒有能幹。」

他診完了年輕的婦人，就喊道：「不錯，就是這樣，真好呀！」

他就在一張紙上寫道：「巴黎大學醫科博士今證明萊扎勃立夫人，即卡塞冷之生女，依一切

表徵，實已懷孕三月。」

以後他就回身對萊扎勃立說道：「唔，你怎麼樣呢？你的胸心？」他聽了聽他的身體，認為業已完全復原了。

他們從醫生那裏手攜手走出來，——提着輕步，又幸福，又快樂。途間萊扎勃立心裏忽生一念：「在到公證人那裏去以前，最好你能在腰傍包上一兩塊飯單。這樣可以顯露些，他也不會想我們僅祇願意鬧時候啊。」

他們便回家去了。他親手替妻子脫衣裳，着手辦起事來。他把飯單折疊了十遍，便離開幾步路，望一望能夠取到完全的信心不能。

至終他滿意了自己的工作，他們就重行出去了。他一到街上，感出一種驕傲的情感，因為同他並排走着的竟是懷孕的妻子，彷彿這就是他能做丈夫的證據。

公證人很善心的接待他們。他願聽着他們的解釋，讀完了證明書，又依着萊扎勃立的主張，用堅信的眼光望了年輕婦人發胖的軀幹一下。

他們在恐慌裏等候着。後來，那個法律的代表發言起來了。

『很好。無論養了小孩，或者僅祇快養——總而言之，那個孩子是要存在的，生活着的。那樣，我們可以延期履行遺囑，直至萊扎勃立夫人的胎產解決時爲止。』

他們一走出公證人的辦公房，在扶梯上就互相擁抱起來——他們的快樂是如何強烈啊。

(七)

自從有這種喜悅的發現之時以來，在家庭裏得到了完全的協意。大家的情緒是快樂的，平均的，善意的。卡塞冷又顯出自己以前的滑稽，郭拉却竭力伺候丈夫。萊扎勃立竟完全成爲另外的人，又高興，又和藹，又善心，永遠沒有這樣過。

瑪慈來得稀少起來，並且覺得自己在這家人家有點不大合適。人家接待他總還很好，雖然對他漸漸兒冷淡起來了；幸，福總是自私的，願意避開旁人的眼睛。

卡塞冷對於那個幾月以前竭力勾引到自己家庭裏去的美麗的官員暗中漸露一種非友誼的情分。關於郭拉懷孕的事情是他自己通知瑪慈的，當時他完全出人不意的說給他聽：

『你知道我的女兒正候着生小孩呢。』

瑪慈臉上顯出驚奇態來：

「原來如此！我想，你是如何快活啊。」

「喔，不錯。」——卡塞冷一面回答，一面自行覺出他的同事對於所傳的新聞並不引為喜悅。男子決不愛看。見情婦發生這種情形，不關他自身，或是別人是這種原因。

但是瑪慈繼續每星期在自己的好友家裏吃飯。雖然他們中間並沒有發生任何正經的誤會，但是在一塊兒消遣過晚會，未免大家都有點勉強。這種奇怪的不方便竟一天天生長起來了。有一天晚上瑪慈剛出去，卡塞冷就惡狠狠的喊道：「我對於這位先生覺得有點討厭了。」

「是的。」——萊扎勃立說，——「結識得接近了，他遠不能贏呢。」

郭拉垂下眼睛來。她並沒有表示出自己的意見。她時常覺得在瑪慈面前十分不安，瑪慈也在她附近顯出舉止錯亂的樣子；他不再合着微笑望她，和原先一般，不再送戲票，並且顯然是為親密的關係所窘。

一天星期四，飯前萊扎勃立剛辦完公事回到家去，郭拉特別親昵的吻着他的鬍鬚，並且就耳

微語道：「我怕你要罵我呢……」

「爲什麼？」

「爲着這個……瑪慈今天來拜訪我。我真是不願意人家胡造我的謠言，所以請他在你不在家的時候決不要到我們家裏來。這種辦法他大概是不大喜歡。」

萊扎勃立奇怪起來，問道：「唔，他怎麼說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不過他的話我不很愛聽，我就請他完全停止來拜訪。這是你同爸爸兩人引他到我們家裏來的，於我並沒有關係。我怕，我拒絕他上家來，在你那方面似乎有點不合適呢。」

丈夫的心充滿了快樂和感謝。

「你辦得好，很好。我惟有感謝你而已。」

郭拉已經想到兩個男子將來的關係。

「在衙門裏你不要顯出知道什麼事情。仍舊同他談話，彷彿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似的。不過他終是不會到這裏來的了。」

萊扎勃立極親昵地擁抱着妻子，吻眼睛和兩頰各處不止，還說道：「你真是天神！」他還覺得她的嬰孩，已經又大又堅實，正支撐在他的肚腹上面。

(八)

生產前並沒有發生若何特別的情形。

在九月末郭拉產了一個女孩。她題名叫做臺齊賴；但是因為要圖熱鬧的緣故，便決定把受洗的日子延到夏天已買妥房產的時候。

後來他們選中了一所莊園，在塞納的高岸上安業村地方。

一冬天工夫發生許多重大的事件。卡塞冷在一確定遺產後立刻辭職，當時就得到允許了。

每逢餘暇的時候他就從事用雪筍煙盒的蓋子鑄成各種小玩意兒。他做着鐘架，小箱和小架等物。他偶然在濕潘爾街上看見一個遊行的商人賣這個玩藝，便也着手做起來，不久就生出嗜好來了。他想出些彫刻的細畫，要求大家都看著歡喜。

他自己也不住的讚賞自己的工作，便反覆地說道：「真是奇怪，竟弄到這樣地步！」

副科長拉卜終於死了，萊扎勃立便代替他的職務，可是還沒有取得相當的名位，因為從他最後的升職時起法定的期限尚未到期的緣故。

郭拉一下子就變樣了，具有美麗的姿態和真正婦人的含蓄性，並且從感覺裏明白，財產子人以何等的義務。

新年裏她去拜訪科長夫人，那個肥胖的鄉婦，三十五年的巴黎生活並沒有使她如何變更。郭拉用一種蕩人的儀容請求託爾施白夫人做她女孩的教母，這使她不能不答應下來。卡塞冷是教父。

受洗在六月裏的一個禮拜日舉行。那天天氣很好。全辦事室裏的同事，除再也不露面的瑪瑟以外，都被邀請參與盛禮。

九點鐘的時候萊扎勃立在車站上等候巴黎來的火車。穿着大金鈕制服的馬夫執着馬轡，拉住套在新馬車上飽食的馬。

機車的嗚聲遠遠裏響起來了，隨後就發顯出來，拖着整尾的火車，從裏面擁出一大羣搭客來。

託爾施白夫隨着穿鮮明顏色衣裳的妻子從頭等車裏走出來。畢托萊和雷阿塞里兩人坐着二等車來的。薩瑪老丈沒有敢正式邀請，不過約好彷彿偶然遇見，便於取得長官同意後拉他去吃飯。

萊扎勃立跑過去迎接自己的上司，——他身材細小，穿着禮服，掛起偉大的勳章，和開足的玫瑰花相像，也向萊扎勃立那裏走去。他的巨頭一戴了闊邊的帽子，彷彿壓住虛弱的身體，使他的全軀幹，取得一種醜惡的形相。他的妻子祇要稍為躡足立一下，就可以隨便從他的頭頂上看望起來。

萊扎勃立滿面含着笑容，一邊鞠躬，一邊說了許多感謝的話。他讓他們坐上馬車，然後跑近正規規矩矩跟在長官後面走着的兩位同事面前，和他們握手，並且道歉說馬車大家坐着太小一些，便指導道路給他們看。

「一直沿着馬路走，就走到我家的門那裏。臺齊賴別墅，轉角第四所房。請快一些。」
他一坐到馬車上面，就拉住韁繩，移動起馬來；馬夫走上幾步，很靈便的跳到自己的坐位上去。

受洗的儀節按着一切的規矩舉行了。隨後就坐下去吃早飯。每人在自己的飯單底下找到了完全適合各人身分的禮物。教母取到了厚重的金腕飾，她的丈夫取到了羅賓的領針，蒲阿塞里取到了俄國皮包，畢托萊取到了上好的軟泥煙管。這是臺齊頓，據父母說，送給新朋友的禮物。

託爾施白夫人因為不安和喜歡，竟臉紅起來，立刻就把手腕戴在自己的肥手上；她的丈夫這一天穿着狹容的黑領結，領釘插在上頭不大合適，所以他就繫在亂服的背面「榮譽勳章」的底下，彷彿一個低級的勳章。

從窗裏可以看得見寬闊的河和栽遍着樹的岸，盡頭處一直到舒凌那地方。太陽放射雨點似的金光到水上，把那條河變成火流了。早飯起初進行得又整齊，又嚴肅，因為託爾施白夫婦在場的緣故。但是漸漸兒客人高興起來了。卡塞冷毫不客氣的說出許多分量很重的尖刁話，認為一切事情富人都是准許做的。大家也都笑起來了。

在畢托萊或蒲阿塞里的嘴裏這些話自然就顯為不合禮貌的了。

吃完水菓以後把小孩抱來了，在場的每個人都吻他。小孩包裹在白雪似的花邊裏，用無意義

的，泥河的，藍眼望着這些人，轉搖着柔軟的頭，其中彷彿已經生出注意力來了似的。

畢托萊在雜鬧的語聲裏，就着傍邊蒲阿塞里的耳朵，說道：『看那樣兒，簡直就是小瑪瑟。』

第二天這句話竟傳遍了全部。

兩點鐘到了，喝完了「里客」酒，卡塞冷便提議去參觀莊院，然後到塞納河邊去遊玩。

客人們魚貫着從這屋走到那屋，從地窖走到樓上，走進花園，每棵樹，每根植物都看望一下，終於分成兩團，前往遊玩。

卡塞冷因為有女太太在那裏顯得異常呆板，便引蒲阿塞里和畢托萊到咖啡店去；至於女太太們却認為和羽毛不同的閒散的人羣混雜在一起對於體面的婦人未免不很合禮，所以同着自己的丈夫向別一方面走去了。

兩位太太順着河畔小道緩步走着，丈夫們便跟在後面，很鄭重的談論着部裏的事情。

小船在河上溜過。年輕的櫓夫，手兒光而且炙黑，筋肉突出着，正用力操着櫓兒。女人們在烈日底下困倦起來，一邊支着傘，一邊伸服在黑白的獸皮上面；紅黃藍各色的網傘，張開在她們的頭

上，好像在水上浮着的大花朵。船對船對感着；遠遠裏傳來喧嘩的語聲，可以證明底下正沸騰着開游的人羣。

岸傍散滿着釣魚的人，手裏執着魚竿，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洗浴的人簡直光着身子，從沈重的魚船上頭顛倒的投下水去，鑽進去了，又從水裏鑽出來，重又投進去。

託爾施白夫夫人帶着驚奇的態度向四周看望了一下。

「每個星期在這裏總是這種景象，——郭拉對她解釋起來，——『這真能被壞我對於這個地方一切優美的觀念。』」

船兒從傍面輕輕兒浮過。兩個婦人坐在那裏搖櫓，船底上躺着兩個男子。

「喂！體面的婦人們！——搖櫓婦人中的一個喊起來，——『你們不願意呀！我有男子出賣。價錢還不貴。』」

郭拉很嫌惡的回轉身去，拉住自己女客的手。

「在這裏簡直不能多留。我們去罷。這些禽獸無恥到這種地步！」

她們就轉回去了。託爾施白夫在這時候對萊扎勃立說道：『正月初一的時候這件事情就可以決定了。司長已經給我了正式的預言。』

『科長，真不知道怎麼感謝你，』——萊扎勃立回答。

走近家的時候，他們看見卡塞冷、畢托萊和蒲阿塞里三人一邊哈哈大笑，一邊簡直要把薩馮老丈抬起在手裏。他們異口同聲的鬧着玩笑說他們遇見老人同一個野鷄一塊兒在岸傍。

『不對』——老人深顯不安的反覆說着，——『不對！這樣說不好，卡塞冷，不好！』

卡塞冷笑得喘起氣來，還嚷道：『咳，你這個老滑頭還叫她呢！說你是我親愛的小寶貝呀！你這壞蛋，這纔把你捉住了！』

連女太太們都笑起來，望着完全着急的薩馮老丈。

『如果您准許』——卡塞冷對託爾施白夫說，——『我們留他在這裏，罰他做俘虜，讓他同我們一塊兒吃飯。』

科長很和氣的答應下來。客人們繼續笑着被老人遺棄的女人，可是他還不住的抗議，爲這

種的玩笑大生其氣。

於是這件玩笑事情直到晚上還當做取之不盡的談話題目，有時還是很自由的談話題目。

郭拉同託爾施白夫夫人兩人坐在平臺下面，望着太陽的落霞。夕陽把樹葉照成深紅色。一根樹枝也不搖動，無雲的天燒得很紅，一無擾亂的靜寂佈滿在四處。

還看得見幾隻船駛在河裏，慢慢兒靠近碼頭。

『這個可憐的薩瑪大概娶了個惡婦。』

託爾施白夫太太深悉全部裏的軼聞，當時答道：『不錯，他娶了一個很年輕的姑娘，孤女；她暗中與一個惡徒發生了關係，終於同他偷跑了。』

『我說是惡徒。』——靜默了一會他又說起來，——『不過其實我並不知道他。聽說他們互相很有愛情。總而言之，薩瑪老丈是很少有動人的地方。』

『這個並不能饒恕她。』——萊扎勃立很嚴肅的回答，——『很可憐這個苦惱的薩瑪。我們的街坊巴爾蒲先生也是這種情形。他的妻子愛上了一個美術家，那個每年夏天都在這裏過夏，終

於她同他一塊兒逃到外國去了。我不明白怎麼女人會墮落到這種地步。依我的意思，對於這類遺棄一家的人應該想一種特別的懲罰。」

在徑路的末端新娘正抱着妻在花邊裏的臺階上，走到女太太們那裏去。小孩的臉在晚霞的返光裏顯得完全是玫瑰色。她用一種暗淡、驚奇和不定的眼光望着火天，正和她看人的臉一般。男子們在不遠處談話着，走近到平臺那裏來了。卡塞冷拿起小女孩來，高舉到頭上，彷彿願意把她交給天老爺似的。小孩的個形，穿着長的白衣，直拖到地上，活描在天涯發光的底畫上面。

外祖父就喊道：「世上還有比這個再好的麼？薩瑪老丈？」

老人並沒有回答；他無可說話，或者也許他心裏正想着太多的意思。僕人開着平臺的門，唱聲道：「飯預備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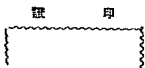
遺產終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L' Heritag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文苑研究遺產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外埠另加運費)

W. W. Moysey

印 行 者 商務印書館

印 號

印 號

商務印書館

1. 1. 印

費

印

印

